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雜家
圖書寮
番號 6905
冊數 2
函號 403 57

游宦紀聞卷第一

鄱陽　張世南

書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明甚今以每歲十二月計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學[illegible]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時刻較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日令三時）世南始得其說未以爲然取一百中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蓋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illegible]其實周天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
周天一歲云者自今歲冬至數至明年冬至
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奇三時所奇三時即四
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不滿三百六
十日者月有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之
以置閏其所以有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速
二十七日有奇已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朔
合朔之際即爲一月凡一歲十二合朔故曰
十二月若論朞之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
二月斷也

鄱陽爲郡文物之盛甲於江東無圖經地志元
祐六年餘干都頡作七談一編叙土風人物
云張仁有篇徐濯有說顧雍有論王德璉有
記今不復存矣嘉定乙亥史守始延郡之前
輩訪問彙聚而爲圖經然登載亦未詳盡如
秋薦五十有五人殊無確然之說世南嘗聞
之先生長者云舊額三十五人自范文正公
守此邦通榜渾化驟增員數此說盛行牢不
可破是亦口耳之傳有故舊家藏元祐五年
解榜止三十有[illegible]人在文正公之後又德興

縣開山記載宣政間換一陽宗建節鄉入舍
縣分割苗稅而信州減兩名解額歸饒以此
可見人言之妄嘗試考之蓋自大觀與三舍
試番士寖盛以在郡學人數定貢士額歲貢
一十八人半後罷貢法行鄉舉合三年大比
積計五十五人半遂爲定制此說載之國史
及法律學令南渡後西北流寓士人每郡科
場各舉二人紹興丙子罷流寓入本貫額諸
郡各增其二惟饒以額寬故仍舊云

今日者所用百中經乃從唐顯慶壬寅年壬寅
月積筭起欲知其法但看某年下得若干數
以六十除之不及六十數然後在寅上數上聲
一數去聲逆行間一位是第二十下倣此則知
本年正旦得何日辰假令辛巳年得十八萬
二千九百七十三數以六數除之先除三六
十八除十八萬數又除四六二十四除二千
四百又除六九五百四十剩三十三數自壬
寅數到壬申計三十位又自壬申數下第三
位則旦日爲甲戌他倣此欲知每歲逐月旦
日是何甲子宜取九年十月次吕望日即是前

九年前一月三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乃知數學有捷
法此亦一端也
圖經本草人家最不可缺醫者處方則便可知
藥性飲食果菜則便可知避忌然其間有常
用之藥而載以異名卒難尋究鄱郡官書有
本草異名一篇盡取諸藥它名登載似覺繁
冗今摘常用者書于此以備博知荆芥曰假
蘇香附子曰莎草根金鈴子曰練實訶子曰
訶黎勒花謝欲結子爲風吹墮者隨風子嘉
禾散所用者是也今醫家只以緊實小訶子
代之山藥曰薯蕷一名玉延簡齋常作玉延
賦蒼耳曰葈耳實馬蘭花曰蠡實仙靈脾曰
溪羊藿牛蒡子曰惡實茴香曰蘹香子破故
紙曰補骨脂乳香曰薰陸香栢子仁曰栢實
凌霄花曰紫葳餘甘子曰菴摩勒菱角曰芰
蘿蔔曰萊菔已上藥名間亦有醫者所未盡
知

余童字端蒙鄱之樂平人由學省登紹興戊辰
第幼學以能文同里項氏極愛重之欲納爲
壻其意未決余一日來訪項謂曰偶得寫景

句云杜宇一聲春晝永午夢驚殘子能對客
余應聲云黃鸝百囀曉風清宿酲消盡頃大
喜即以女妻之仕至蘄守其族子永之爲蕭
言永之亦能詩者

劉過字改之能詩詞流落江湖酒酣耳熱出語
豪縱自謂晉宋間人物其詩篇警策者已載
江湖集尤好作沁園春上稼軒詞已見岳侍
郎珂桯史最爲辛所喜今又得數篇其一黃
書子由帥蜀中閤乃胡給事晉臣之女過雪
堂行書赤壁賦於壁間改之從後題一闋其
詞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
雨過香泥路軟金蓮自折小小藍輿傍柳題
詩穿花覓句嗅藥攀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
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
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
簾捲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
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草行書後黃知
爲劉所作厚有饋貺

壽皇銳意親征大閱禁旅軍容肅甚郭杲爲
殿巖從駕還內都人昉見一時之盛改之以

詞與郭云王帶猩袍遥望翠華馬去似擬
千官鱗集貂蟬爭出貔貅不斷萬騎雲從細
柳營開團花袍窄人指汾陽郭令公山西將
算韜鈐有種五世元戎旌旗蔽滿寒空魚陣
整從容虎帳中想刀明似雪縱橫脫稍箭飛
如雨霹靂鳴弓威撼邊城氣吞胡虜慘憺塵
沙吹北風中興事看君王神武駕馭英雄郭
餽劉亦踰數十萬錢又送孫季和云問信竹
湖（孫自號）竹如之何如何不歸道吳山越水無
非佳處來無定止去亦何為莫是秋來未能

忘耳心與孤雲相伴飛關情處向南山寄傲
北澗題詩人生了事成癡算世上終無真是
非看雲臺突兀無君子者雪堂零落有美人
兮疎雨梧桐微雲河漢鍾鼎山林無限悲止
陽縣問昌黎覓汝汝覓昌黎又嘗於友人張
正子處見玫之親筆詞一卷去壬子秋予求
牒四明嘗賦賀新郎與一老娼至今天下與
禁中皆歌之江西人來以為鄧南秀詞非也
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今如何消遣衣
被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尚軟料彼此魂銷

腸斷一枕新涼眠客舍聽梧桐踈雨秋風輕
燈暈冷記重見樓低不放珠簾捲晩粧殘翠
蛾狠藉淚痕留臉人道愁來須殢酒無奈愁
多酒淺但託意焦桐紈扇莫鼓琵琶江上曲
怕荻花楓葉俱淒怨雲萬疊寸心遠政之自號龍州
余儔字季倫號癡齋吾鄉詩人也章泉先生雅
愛之作書使袖訪韓仲止及門候謁甚久將
命者出扣所由來久猶未出余題二詩壁間
云謁入久不出兀坐如枯荄蒼頭前致詞問
我何因來士節久凋喪人情易嫌猜本無性
命憂不去安待哉其二云名聞由昔者禮進
合欣然古有不屑教意令加後鞭尚書八座
貴吏部一燈傳鶯代文章伯曾容賈浪仙已
刀拂袖仲正見詩遣人追之余竟不返余有
詩集號蛙吹藏於家云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物理相感之異者常觀
歸田録載歐公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且精
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爲碧玉在潁州時嘗以
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
眞宗朝老内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

羣寶物皆藏宜聖庫有翡翠琖一隻所以識也其後偶以金環於琖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

諸藥中犀最難細擣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已而衆藥篩盡犀屑猶存偶見一醫生元達者解犀爲小塊子方一寸半許以極薄紙裹置懷中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熱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庚堅志載虞雍公自渠州守召至行在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疾瀉痢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類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讀之其詞曰暑毒在脾濕氣連脚不泄則痢不痢則瘧獨煉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法治之醫家大錯如方服之遂愈世南在蜀中遍訪林下人求獨煉法鮮有能者忽一日得青城山道友傳授云丹經謂捉得龍伏得雄言雄黃見火則飛走爲熛熖最難伏也其法用雄黃不拘多少研細甘鍋火內煆令通紅取出窟

雄黃末焰硝末急用桃枝攪轉即成水矣急傾出瓦堞微側堞子則清者一邊俟凝取出去麄者研細以宿蒸餅爲元如菉頭大每服三元至七元如前法服雄黃末一兩大約用焰硝一錢此乃丹竈家祕法得之甚艱古人云施藥不如施方故詳紀之

書大字用松煙墨每患無光彩而墨易脫偶得太一宮易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以黃明水膠半兩許用水小盂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時以膠水兩蜆殼研至五色見滓作再添膠水俟墨濃可書則止如覺滯筆入生姜自然汁少許或溶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亦可

士大夫謁見刺字古制莫詳世南家藏石本元祐十六君子墨跡其間有覿敬賀子允學士尊兄正旦高郵秦觀手狀庭堅奉謁子允學士同舍正月日江南黃庭堅手狀耒謹候謝子允學士兄二月日著作郎兼國史院檢討張耒狀補之謹謁謝子允同舍尊兄正月日昭德晁補之狀汝礪參候子允校書同舍以

次凡十六人皆元祐四年時惟彭公爲中書
舍人餘皆館職也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
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稱主人字
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風流氣味將之以誠令
人觀之宜泚顙矣野處先生嘗跋此碑謂子
允不知爲誰嘗攷之常立字子允當時亦在
館中當是謁常無疑而野處偶未詳也世南
家又藏彭公北山編紙皆治平四年士夫往
還書狀有醫博士程昉右昉謹祗候參節推
狀元伏聽裁旨牒件如前謹牒治平四年九
月日醫博士程昉牒如此類者數紙如冬至
年節月旦凡在外官皆以狀至其長吏有賀
冬狀一幅云泗州軍事推官將仕郎試秘書
省校書郎權保信軍節度推官彭汝礪右某
啓伏以晷運推移日南長至恭惟發運學士
膺時納祐與國同休某限以職局所拘不遑
躬詣堦墀祗候陳賀下情無任惶懼之至謹
具狀申聞謹録狀上牒件狀如前謹牒年月
日具位某牒與今大異
今醫家修製藥品往往一遵古法如本草炮炙

及許學士方前所載亦既詳矣世南在蜀得數法頗出古人意表如麥門冬去心古法湯浥少時則易去今只以銀石銚火上微烙隨手漸剥極易爲力又不爲湯漬去藥味乳香沒藥最難研若作元子藥則以乳鉢研略細更入酒或水研頃刻如泥更無滓脚若酒糊元則入酒研若以麪則入水研甚省力而易細且不飛走虧耗分兩

游宦紀聞卷第一

游宦紀聞卷第二

鄱陽張世南

唐鄧間多大柿初生澁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榠樝置其中則紅爛如泥而可食榅桲亦可代榠樝用此歐公歸田録所載但江南人不識榅桲世南侍親官蜀至梁益間方識之大者如梨味甜而香用刀切則味損而黑凡食時先以巾拭去毛以巾包於柱上擊碎其味甚佳蜀人以榅桲切去頂剜去心納檀香沉香末并麝少許覆所切之頂線縛蒸爛取

出俟冷研如泥入腦子少許和勻作小餅燒之香味不減龍涎

金橘產於江西諸郡有所謂金柑差大而味甜年來商販小株才高二三尺許一舟可載千百株其實累累如垂彈殊可愛價亦廉實多根茂者才直二三環往時因 温成皇后好食價重京師然患不能久留惟藏菉豆中則經時不變蓋橘性熱豆性凉也

世南嘉定甲戌侍親自成都歸夔門官所舟過眉州見釣於水濵者即而觀之籃中皆大蝦蟇兩兩相負牢不可拆極力分而爲兩旋即相負如初扣釣者云市間以爲珍味乃知成都人最貴重以料物和酒炙之曰炙蟾親朋間更相餽遺者此也辛巳侍親守酉陽一日遊郡圃池岸亦有相負者數十對沅陵胡宰留括蒼人聞之亟令人捉去謂其鄉里以爲珍品名曰風蛤予世居德興有毛山環三州界廣袤數百里每歲夏間山傍人夜持火炬入深溪或岩洞間捕大蝦蟇名曰石撞鄉人貴重之世南亦嘗染鼎其味乃巨田雞耳扣

捕者云蓇而非耦又與所見者異矣坡公眉
人恨不脫得錦褓子即此物也世南嘗觀文
選左太沖吳都賦曰乘鱟黿鼉同眾共羅劉
淵林注云鱟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
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嘗負雄行漁者
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鱟

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爲上黔蜀
次之此本草所載云然世南頃游成都藥市
間多見之詢所出云來自黎雅諸蕃及西和
宕昌亦諸蕃寶貨所聚處西羊桂莞桐城亦
有之往往皆來自蕃船又有所謂河北山犀
紋麄而不光要之數處皆非所出乃所聚耳
犀似牛猪首大腹脚有三蹄色黑好食棘其
皮每孔生三毛頂壹角或云兩角或云三角
郭璞爾雅注犀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
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隋他果反亦
有一角者嶺表録異曰犀有二角一在額上
爲兕犀一在鼻上爲胡帽犀牯犀亦有二角
皆爲毛犀而今人多傳一角之說向在蜀見
畫圖犀之形角在鼻上未審孰是此數種俱

有栗紋以麄細爲貴賤貴者有通天花文犀有此紋必自惡其影常飲濁水不欲照見也文理絕好者有百物之形或云通天者是其病理不可知也通天犀腦上角千歲者長且鋭白星徹端能出氣通天則能通神可破水駭雞故曰通天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線者以盛米雞見即駭其眞者刻爲魚銜入水水開三尺俗所謂離水犀者是也犀胎時見物象戾天則形於角上故云通天有倒插有正插有腰鼓插倒插者一半以下通正插者一半已上通腰鼓插者中斷不通其類極多皆以爲竒異故波斯呼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言難識別也犀中最大者曰墮羅犀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犀額角其花多作撒豆斑色深者堪作帶胯斑散而色淺者但可作器皿耳或曰兕是犀之雌者未知的否又曰犀之佳者是牸犀紋理細膩斑白分明俗謂斑犀服用爲上然入藥則不如雄犀也凡犀入藥者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爲勝其角尖又勝方書多言生犀相承謂未經水火

湛（子廉反）殲者是或謂不然蓋犀有捕得殺而取者爲生犀有得其蛻角爲退犀亦猶用鹿角法耳唐相段文昌門下醫人吳士皐因職于南海見舶主言海中取犀牛之法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猪羊棧其犀以前脚直常依木而息植木乆必蠹犀忽倚焉即木折犀倒而因斃之取其角又云犀每自蛻角必培土埋之海人跡其處潛易以木角若直取之則犀徙去別山遯跡不可尋巳未知今之取犀角果如此否異物志云山東海水中犀牛樂聞

絲竹彼人動樂犀則出祥符間老璫李德永撰㸃頭文一編其間有論犀帶至貴者無出於黑犀謂生犀徹骨黑者名黑骨犀不經湯火只如餅餡剪四邊取方爲銙具其文頭或如桑椹或似狗鼻以墨蠟刷之自然光潤性全脂脉在內兼無皴裂四邊雲頭兩脚直者是也不拘㸃螺牸牯㸃謂無紋螺謂紋旋牸紋細牯紋大而勻或每一粒紋尖上更有一眼者佳也又有赭黃犀須是裏外透明瑩淨如真金色者至寶也又一說犀有二種曰山

犀曰水犀水犀少見五溪記云山犀者食竹
木小便竟日不盡夷獠以弓矢採取故曰黔
犀大率犀之性寒能解百毒世南友人章深
之病心經熱口燥唇乾百藥不効有教以犀
角磨服者如其言飲兩椀許疾頓除成都雙
流縣有一匠者能以牛角造通犀但刻畫太
逼眞易爲人所識別然色澤粟紋自有不可
揜者井邑間市語謂犀下品爲鬼犀乃死犀
角其紋色絕不堪也

淳熙丁酉議者以混補太學人數猥冗遂立待
補太學生之法以終場人數定其額百人取
三繼又倍之預選者是亦薄收場屋之効時
多嘲謔之語獨司業計公衡名之曰貢餘尤
覺儁永

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十隻以皂莢半挺置
其中則經歲不壞世南向侍親至四明鹽白
而廉僕輩貪利以卷盛貯郎翁曰塗中走滷
將若之何授汝一法可煨皂莢一挺置其中
則無慮矣試之果然

凡衣帛爲漆所汙即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

盡即以水膠溶開少着水令濃以洗去油頭
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着即如米泔桐油亦
然若白衣爲油汚石膏火煅研細糝汚處以
重物壓過夜則如初如卒無此只以新石灰
亦佳此皆已試之効

驗漆之美惡有隱括爲韻語者云好漆清如鏡
懸絲似魚鈎撼動虎斑色打着有浮漚驗眞
桐油之法以細篾一頭作圈子入油蘸若眞
者則如鼓面鞔圈子上纔有僞則不着圈上
矣

雄黃雌黃出階州雄黃好者如雞冠色透明可
愛雌黃佳者成葉子如金色入乳鉢内研頃
刻成粉色極鮮麗與韶粉相忌繪事不可用
二物稍稍親則色淪胥而黑向在蜀曾令畫
工用之卷藏數月已而展翫其色果然工亦
不曉

蘄春鐵錢監五月至七月号爲鐵凍例閣鑪鞴
本錢四可鑄十鐵炭稍貴六可鑄十工雇費
皆在焉其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
錢作末曰排整作以一監約之日役三百人

十日可鑄一萬緡一歲用工九月可得二十
七萬緡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佐字希元端拱元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堯咨字嘉謨咸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仲弟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緋與父省華同日改秘書丞故唐夫有啓事云蟾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象簡同時聯父子之榮吾鄉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以徽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适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相距首尾二十[illegible]年故景盧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遊二事實爲 本朝儒林榮觀之盛

韻略中無打字已詳見歸田録中但於廣韻梗字韻中音德冷又都挺切今俗談謂打魚打水打船打傘打量之類於義無取沙隨先生云往年在太學爐亭中以此語同舍有三山

黄師尹曰丁當也以手當之也其義該而有理無不字但於有字韻中音俯九又尤字韻中音方鳩褪字亦常用者徧檢字書皆無之尖字韻中亦不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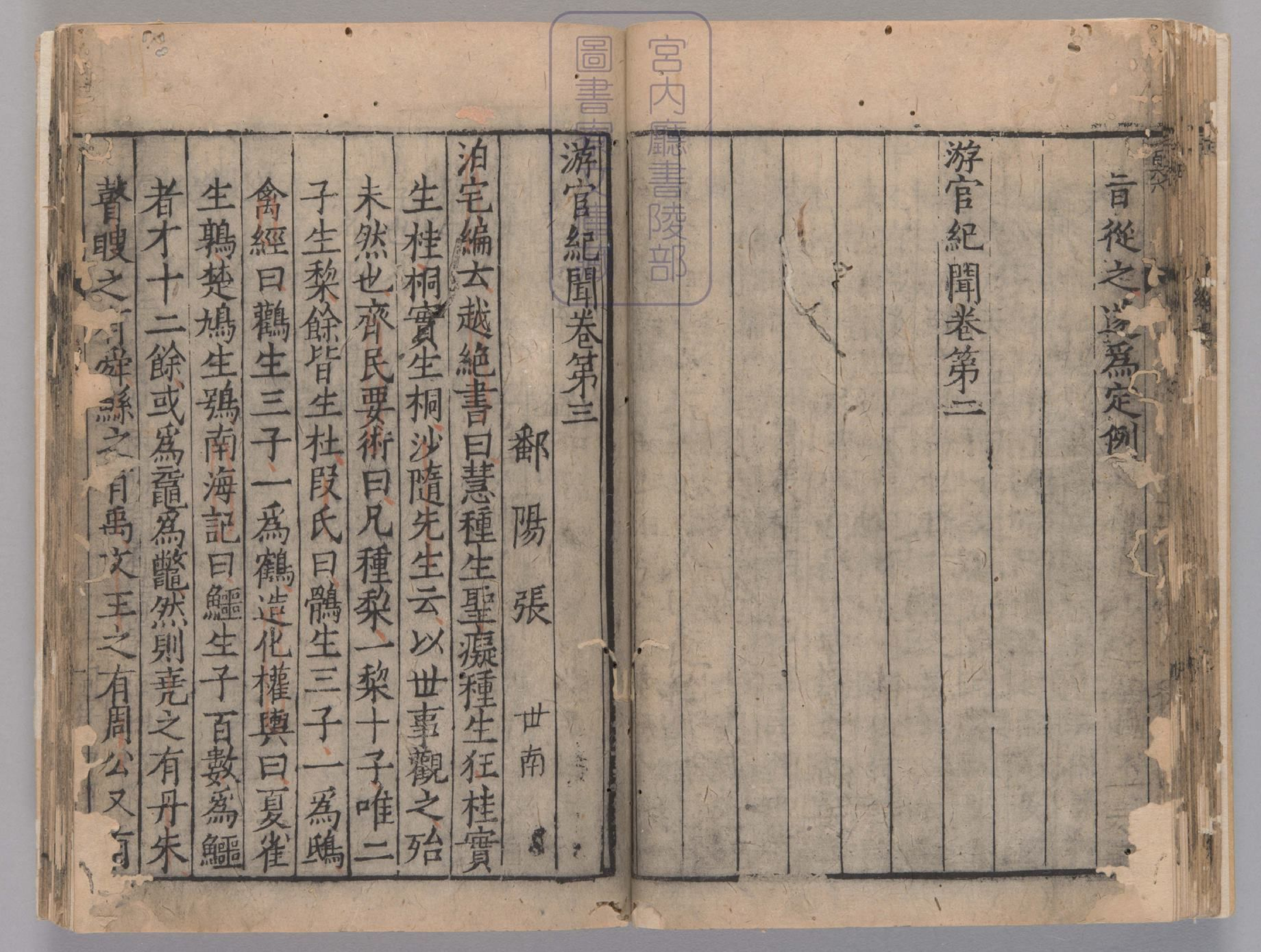
東坡謁呂微仲值其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陽盆豢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新磨獻口号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号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别人三覺世南嘗疑坡寓言以諷呂未暇尋閱質寀偶因見嶺海雜記有載六目龜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目乃斑紋金黃花圓長中黑與眞目排比正正不偏子細辨認方知爲非眞目也

蜀之岷山有焦夫子國初時人亡其名以博學教導後進故世以夫子稱貌陋且恠長目廣鼻虬髯垂瘦性率不自飾雖冠帶往往爬搔捫虱然爲歌詩有驚人句今蜀人止能誦其一聯云兩輪日月磨與廢一合乾坤夾是非熙寧中文與可因至天彭館於徐公園盃酒談笑中肆筆成夫子像於亭之壁曲盡寒酸

態度元豊壬戌郡守聶子固懼其歲久隳
漫滅遂徙其壁于郡圃凝翠亭今不復存矣
有石刻在廿南當得其本今人但見與可枯
木竹石未嘗見其爲人物坡公謂與可詩文
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誠哉
是言也

蜀昔有術士精於談天尤善戲謔士夫或有以
五行試其術荅云此人必巳食禄異時官至
五馬咸強其筆于楮以爲它日證驗於是索
筆特書云目今飲板鞠躬巳見二千石在後
衆莫不譁然　哂之且誚云是乃挽米舟一
水手何爲謬言如是術者云吾之術驗矣請
細思之衆方悟歛衣鞠躬之説莫不爲之一
笑

今之作倅者皆借緋堂除知縣亦借緋太守則
借紫謂巳經賜緋則借軍監則仍緋邊郡節
鎮不俟賜緋可借紫謂之隔借先作州曾借
紫後得軍則仍服緋此皆甲令定制比年張
嵩先知嘉興府後知建昌軍遂申朝廷云前
任巳蒙恩借紫今任欲乞仍舊



旨從之以爲定例

游宦紀聞卷第二

游宦紀聞卷第三

鄱陽　張　世南

泊宅編云越絶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沙隨先生云以世事觀之殆未然也齊民要術曰凡種梨一梨十子唯二子生梨餘皆生杜段氏曰鵲生三子一爲鴟禽經曰鸛生三子一爲鶴造化權輿曰夏雀生鵪楚鳩生鴉南海記曰鱷生子百數爲鱷者才十二餘或爲鼉爲鼈然則堯之有丹朱瞽瞍之有舜鯀之有禹文王之有周公又有

管蔡異之悖哉先生又嘗論桂生桂桐生桐者理之常也生異類者理之變也先儒謂揚雄宜有後張湯宜無後然則人之私智安得必之於天孟子曰莫之爲而爲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斯言盡之矣

昔人有識後生不可稱前輩表德此忠厚之至也然一時出於中心至誠未嘗深考字所以表德也古人以爲美稱殺人以諱事神而後有字儀禮子祭父云敢昭告于考伯某父稱字也子思子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曰云云

爰盎之姪問盎曰絲能日飲幾何近世子由與坡公多言子瞻兄陳了齋師事龜山簡中稱中立先生非若今世俗既諱其名又諱其字也又今往往有台諱尊諱之語尤非是生曰名死曰諱載之禮經可覆禮部韻載

先帝廟諱曰諱

今上皇帝御名只曰名稱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也

世南少小時嘗見親朋間有請紫姑仙以筯插筲箕布灰棹上書之有能作詩詞者初間必

先書姓名皆近世文人如于湖石湖止齋考
亦有能作時賦時論記跋之類者往往徵而
工言禍福却多不驗近時都下有士人許其
姓者能迎致大仙所言多奇中嘉定壬午之
春三山黃公朴同一二朋友訪許扣功名大
略即書沙門光遠降先作自賛云伸脚自由
屈脚自在不知十二部尊經不識三千條大
戒酥後高歌無障無礙當時若見閻王任它
枷鏁杻械又一去無疑無疑自有東西日前
行捻眼下阿鼻不認其實法性不念如來善

提提取金毛獅子任教烏兎如飛後再書云
黃子黃子文魁多士醞藉胷中十萬兵縱橫
筆下三千字無垢爲朋汪公相似若得火土
相逢一躍禹門浪裏後八年歲在已丑黃公
果大魁天下黃生於壬子魁於己丑實符火
土相逢之句狀元局中諸公唱和詩有醞藉
縱橫一聯不差一字鬼物已先知之矣光遠
乃昔時雲遊入蜀至青城山丈人觀不爲道
士所禮僞爲綉衣出巡盡縣觀中向來不禮
之人南當不許入個者以此距今百餘載尚

爲縣鬼[illegible]謂異稟

龍溪先生汪公藻字彦章吾郡之德興人幼年
已負文名作詩云一春略無十日晴處處溪
雲將雨行野田春水碧於鏡人影渡傍鷗不
驚桃花嫣然出籬笑似開未開最有情茅茨
煙暝客衣濕破夢午雞啼一聲此篇一出便
爲詩社諸公所稱晚年牢落莫究所學朱叔
止題其墓云名高從昔毀相隨未免群兒着
力擠一日狼心萌偃月十年豹霧隱愚溪不
逢華旦開昌運終抱沉埋返故棲已矣九原
寧可作蕭蕭古木亂蟬嘶亦爲諸公所稱叔
止名軏舍人新仲之姪也

永福縣之東南八十里羅漢寺之仙巖有篆書
十形體奇恠環布巖石不著姓名人所未識
號曰仙篆歐陽公永叔嘗得之喜其無鐫刻
之跡如指畫成文欲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書字圖號譯
之未暇也蔡端明時守三山以道家書釋之
曰貧道守眞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其據政
和三年之夏邑宰陳武祐好奇之士也訪求
其詳知篆有三一在安仁寺仙人山寺僧僤

壘蠏之覺燎蝨而狂之二在中和寺黃坑之
崖今存焉字皆奇怪亦不可識三即羅漢之
仙巖也安仁者掘而得之僅完三字又於上
生院僧景純得所藏善本四字餘不復有遂
再鋟諸木列巖之堂今聞亦有不存者余嘗
見碑本字勢夭矯灑落奇妙枝葉不屬而脉
絡皆通真是奇怪不知蔡忠惠觀道家何等
書而識之此字恐子雲未必識也

程公衡字子平沙隨先生之父也知音律宣和
閭市井競唱韻令程曰五聲皆往而不返不
祥也後
二帝播遷建炎初唱柳葉曲程又曰當有姓
劉人作亂後數年偽齊竊據中原此說載之
沙隨家集中

蘇翁者初不知其何許人紹興兵火末來豫章
東湖南岸結廬獨居待鄰右有恩禮無良賤
老穉皆不失其懽心故人愛且敬之稱曰蘇
翁猶祖翁婦翁去身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
布褐草屨終歲不易未嘗疾病筋力數倍於
人食啖兼人亦倍巨鍾長丙略與身等披剃

棘轉瓦礫闢廢地為圃或區或架或籬且埰
應四時蔬菜不使一闕藝植耘芟皆有法度
灌注培壅時刻不差雖隆暑極寒土石焦灼
草木凍死圃中根荄芽甲滋鬱暢茂以故蔬
不絶圃味眎它圃蔬爲最勝市鬻者利倍而
售速每先期輸直不二價而人無異辭晝爾
治圃宵爾織屨屨堅韌革舄可穿屨不可敗
織未脫手人爭貿之以饋遠號曰蘇公屨薪
米不至匱乏且有餘羨喜周急人有貸假隨
力所及應之負償一不經意閉門高臥或危

坐終日人莫測識先是
高宗南渡急賢如飢渴時張公浚爲相馳書
函金幣且移書屬豫章漕及帥曰余鄉人蘇
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
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所能屈幸親造其
廬爲我必致之漕帥密諭物色彼人曰此有
灌園蘇翁者無雲卿也漕帥即相與變服爲
游客入其圃翁運鋤不顧二客前揖與語翁
良久問客何從來乃延入室土銼竹几輝光
溢然地無纖塵案上留西漢書一冊二客袖

融意滋從若自失默計曰此爲蘇雲卿也必矣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欵接客遂扣曰翁仙里何地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識之客遂泛問張公世系材品翁歷歷陳叙且曰不知張今何官蓋其初不料張公使其訪己而欲致之也二客遂笑謂翁曰某等備遂漕帥實非游者張公今秉相權令某等造廬以禮致公共濟大業出書函金幣於其案上翁色遽變喉中隱隱有聲似怨張公暴己者至是始知翁廣漢人即雲卿是己然終不知雲卿其字耶抑名耶繼旌旗塡委堅請翁同載以歸再三謝不可許詰朝上謁越夕遣吏迎伺則扃户閴然從他徑排闥入惟書幣留案上儼然如昨日室空而人不可得見矣形迹遼絕莫知所終此隆興士宋自適字正父所記蘇翁本末如此宋後得翁遺址面揖湖山平地數■畝仍築小庵以寄仰高之思章泉先生爲名之曰灌園庵

世南頃在瑞安董宰熠書室中見其所録誠齋先生與周益公小簡心竊愛之讀數過輒能

成誦今二十年矣追思尚記首尾其間必有
脫誤處它時得見大全集當借本改正之讀
記於此萬里伏以涉秋益熱共惟少保觀使
丞相小陌雲莊天棐忠藎鈞候萬福相眷均
慶某近得報知閤下釋位去國而莫知風帆
所止昨收尤延之書乃知度夏於陽羨吾人
仕宦有進便有退有出便有處丞相勢位豈
不能築河沙而障屋溜君子得時行道而不
得究其所蘊良可憾者然道之興廢聖人歸
諸命斯文得喪聖人歸諸天則又何憾焉當

庚午試南宮丞相雪中騎一馬於前而某荷
一傘於後當此之時豈知丞相至此布衣位
極上宰此後復奚求哉却嚴寒飲醇酒之論
丞相尚記憶否已矣姑置此事獨世路風波
真可畏耳近讀邸報得感事詩云去國還家
一歲新鳳山錦水更登臨別來蠻觸幾百戰
險盡山川多少心何自閑人無藉在不妨冷
眼看升沉荷花正鬧蓮蓬嫩月下松醪且滿
斟當左揆進步時高揖辭去此舉甚善借宿
留耳[illegible][illegible]之場輕就者固不為世所怒蔡京

夫是也[illegible]不輕就者亦復不怨何哉朱元晦
是也論至於此則去就辭受皆不可取可畏
可畏 云云 又嘗記其荅益公惠鳩兎橋酒小
柬云錦羽在桑翩翩二七褐衣鈌口躍躍一
雙挾歡伯以俱來與木奴而偕至共惟某官
文章羹酒儒學鳳麟游梁王之兎園夙推能
賦賜漢庭之鳩杖晚冠耆英橋頌續騷酒箴
飽德塡然四美萃此一翁某已嘗占辭敬致
追節 云云 覩此足見善於體物者也
占城國前此未甞與中國通唐顯德五年國王
因德漫遣使者蒲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
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香木
爲函猛火油以洒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得
自西域灑衣雖弊而香不減已上見五代史
四夷附録內典云人火得水而滅龍火得水
而熾信有此理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龍能變
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
鬼不見地此亦理也
予友人胡子震甞謂予曰牛以鼻聽蓋聞之前
輩餘論[illegible]莫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解牛首[illegible]

至耳男見窒塞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埤雅
舉戎右曰贊牛耳桃苅牛耳無竅以鼻聽也
焦贛易林曰牛龍耳聵蓋龍亦聾者也牛走
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
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永福郲自唐代宗時割福泉建三州之地因年
號曰永泰後避
哲宗陵寢諱改名永福在唐新郲縣後有邑
宰潘君滿解遺愛在民攀卧祖餞留連累日
其夫人王氏先已解舟泊五里汰王灘下俟
久不至月夜登岸書一絶於石壁云何事潘
郎戀别筵懽情未斷妾心懸汰王灘下相思
處猿叫山山月滿船末署太原王氏書詩蹟
已漫滅獨太原二字入石至今尚存字方五
六寸許邑人因以名其灘政和陳武祐慮歲
久詩士大書槃以記文鐫之字右方自唐及
今流潦巨浸之所漂齧震風凌雨之所滌蕩
不知其幾而墨色爛然如新一婦人望夫之
切精神入石終古不變如此則知至誠之道
感鬼神裂金石者詎不信然舊閩中記作汰

王灘陳武祐刻石卻作太原灘今灘旁之地名大王入石字之左不復可容字矣恐末係太原王氏書爲正陳記大字下亦云疑爲汰王

游宦紀聞卷第三

游宦紀聞卷第四

鄱陽張　世南

永福下鄉有農家子姓張以採薪鬻鋤柄爲業鄉人目爲張鋤柄狀貌醜怪口能容拳一日入山遇仙人對奕投之以桃苦不可食張心知爲仙蕒有所遇忍苦噉咽且及半若擲盤舌遂弃其餘而歸因忽忽若狂絕粒食草木實時言人隱惡能道未來禍福素不請書忽奮筆作字得羲獻體口占頌偈立成如宿搆傳聞四散士夫多往赴之因度爲僧人號爲

張聖者逰邑中募緣造高若石橋富室捭金
相先人曰聖者作大功德又自可無一頌語
僧笑云只兩好事石橋半出通判石橋全出
狀元無庸頌也及侍講蕭公國梁魁天下乃
生於橋成之月橋方半時實生通判吳公時
黃倅少魏未第倦游太學善人倫者多言
其油膩天羅屯滯相也黃稍稍有自沮意僧
且謂曰待我及第日汝當及第乃自笑謂僧
人及第理所無也既而黃以張安國榜中第
訪張僧乃近住安國寺云僧發狂時言無不
驗其言禍敗事尤奇中人於狂時亦畏其毒
罵莫敢詣者作字多以左手或以足指挾筆
又時扱筆鼻書時里中有吳氏建重光寺輪
藏成求讃於僧援筆立就云無上雄文貝葉
鮮幾生三藏往西天行行字字為珍寶句句
言言是福田苦海波中猴行復沉毛江上馬
馳前長沙過了金沙難望岸還知到岸緣夜
叉歡喜隨心荅菩薩精虔合掌傳半千六十
餘函在功德難量熟處圓[illegible]筆力遒勁可愛一
日遊白面村有少婦隨衆往謁僧命至前熟

撮其項婦號叫襯者烘堂大哂歸語其夫夫乃
怒奮臂勇往詬罵僧笑曰子毋怒公案未了
宜令再來罵者不聽居亡何婦以他恚投繯
而死又有鄉民著新紫襦詣謁僧請以爲施
民有難色僧曰急抖擻去狗毛蓋民竊烹鄰
狗得襦人無知者故戲之又有富室携少女
求頌僧曰好弓鞋敢求一隻語再四不得已
遺之即裂其底得襯紙乃佛經也神異多類
此後游郡郭大爲帥府賞識十禪僧頗多忌
疾中傷之不可及冬一夕張坐定有青衣摯

生荔一枰獻詰旦遣遺郡帥是日十禪刹參
帥舉似之中一僧云得毋詐耶山間偶亦有
此歸獻百顆蓋郡中多以穰代薪獻臺未熟
時寺倉積穰荔樹上及冬穰空荔實偶尚無
恙得以巧設數計帥亦因此踈張人謂張狂
時最靈豈獻荔之夕適會其不狂耶張自遇
異人後絶煙火走人間五十餘年奇事不止
如此友人吳信可永福人爲予言是數事皆
其鄉里時得之鄉里長老末議且神仙方技
祕恠之事青傳所記從古有之然詭誕不經

無補世教而君子存之者豈非以其能言禍
福於無形之先使不知命者有所悟至於發
人隱惡雖虧雅道亦使暗室屋漏之下有所
警是亦小道之可觀者不然亦何足尚云

福之永福西山曰高蓋爲天下第七福地出縣
郭陟峻嶺山行五十里而近最上處有禪刹
曰名山徐眞君上昇東西二室歸寂其所也
朝廷累降御香有樵禁該曲臺祀典石門挿
天杉檜晝暝猿狖清嘯與寒泉響合眞偉觀
也徐本牧兒飯牛山椒一日聞樂聲出林杪
緣崖造觀至則有二人弈拱立良久遺徐棋
子一叱令歸歸即精解手談時碎瓦器爲子
布地爲局縱遊巖上往往與二人遇遂得修
行燒煉訣有趙眞君不遠千里訪之以所得
祕密與之參契徐喜酌酒共飲草廬中時霜
月草木彫空徐曰主人遠訪無以爲樂以餘
瀝一噴頃刻林花遍開今名所居曰花林莊
徐功行成將入山煉大丹僊去埋棋子田中
涌土成墩植牛杖其傍旋生枝葉今老樹尚
存嘗有耕者發墩致風雷之變至今相指爲

飛丹成之日與兄弟姊妹七人餌之同時上
昇故其地七仙有亭徐趙二眞君有祠云自
仙羽化後俗眼凡骨莫有一詣其上者數百
年下有湘僧携小師來主寺有輕身術偕至
徐君壇得二石室乃鑿山通道飛磴自石門
中出始盡發地祕四方遊者於是翕集其東
室明潔前有水簾自千仞崖顛垂空而下如
其門之廣山中佳致可坐而揖西則晻藹亦
乏奇觀獨去洞數步有石龜與石棋枰對立
古老相傳云龜舊處室中徐君叱而出之其
事頗誕一日東室主僧赴邑齋會小師乘其
遠出趍師床坐逝主僧於齋蓆中即知之嘆
云闘耐小鬼奪我山中佳處亦即蓆坐逝其
徒議舁歸以登涉之勞乃茶毗囊骨歸塑西
室雖加丹粉作喜色每一風雨即脫落如怒
或者猶疑二僧禪寂雖高而貪嗔一念未能
了然者小師之趍東室也急欲化去蹴趺不
盡一脚數十年前有高僧數其敗教之罪摺
而正之言其中如敗炊餅云耳目所得稉槩
如此高蓋爲閩中佳山雖左僻名勝往往遠

從遊覽吟題甚富有一聯云雲帳護壇依世
界水簾遮室佛家風時人賞之以爲能點出
山中眼目云
永福古有讖語曰天保石移瑞雲來奇龍爪花
紅狀元西東乾道間福清天保瑞雲寺後石
崖横山而行齧地成蹊既而永邑東鄉石壁
溪巖松上産龍爪瑞花其年蕭公國梁果魁
天下次舉黄公定臚唱第一蓋瑞花生處西
之於蕭東之於黄各三十五里此狀元西東
之應也又次舉鄭公僑廷試復先多士邑宰
作詩云紬峯龜嶺與龍嶼三處家山一壯哉
相去未逾一百里七年三度狀元來蓋蕭公
紬峯鄭公龜嶺黄公龍嶼也蕭公登科歲第
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以待草茅
士凡預屬籍掛仕版者法當遜避唱名日陞
蕭公爲榜首故蕭公對御吟有名傳玉陛星
辰曉澤霈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啓有云預
飛龍之選淮安論次以當先無汗馬之勞鄭
侯何功而居上蓋用宗室及蕭家事至今膾
炙人口因并著之

永福邑東有嶽宮乃吳太傅經始太門内建
清殿上梁日邑中諸寓公咸在吳以書責儷
語首遜給事黃公龜年公即領略立解手帕
濡墨作字云風馬雲車儷百順鈎陳之衛金
枝玉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鏗潤筆法高
古太傅初見公略不經思復疑帛書非法既
而雙美吳始大喜心服歸語家人子姪輩曰
吾邦山川之秀有如此公者操行過人數等
不獨詞翰可敬其未第時最貧素自處澹如
應鄉貢引保日有考官某縣尉居簾内見公

丰姿秀發驚喜曰有如此奇男子安得出我
門下既而預薦尉喜甚約妻以女及中第日
尉已捐館其妻挈累扶櫬相遇於中途黃哭
之慟命逆旅主人達情請遂初約夫人曰往
事尚忍言之哉無禄縣尉清貧死無餘資吾
携百指扶護而歸衣衾斥賣殆盡方以不達
鄉井爲慮那可復議變先輩事況黃甲少年
當結好鼎族吾且行矣善爲我辭黃垂涕曰
嗚呼吾許人以諾死而負之吾行將何歸夫
人不念死者吾乃作世俗衰虜語耶遂吾志

秋毫自齎不敢[illegible]命也遂定婚[illegible]逅邂閑[illegible]
携慟哭而别某氏從公歸能執婦道琴瑟在
御没齒無間言公登從橐夫人尚無恙若公
者可謂有德有言者也噫令之年少弄筆墨
取科第者項背相望聞公之風盍亦知所以
自省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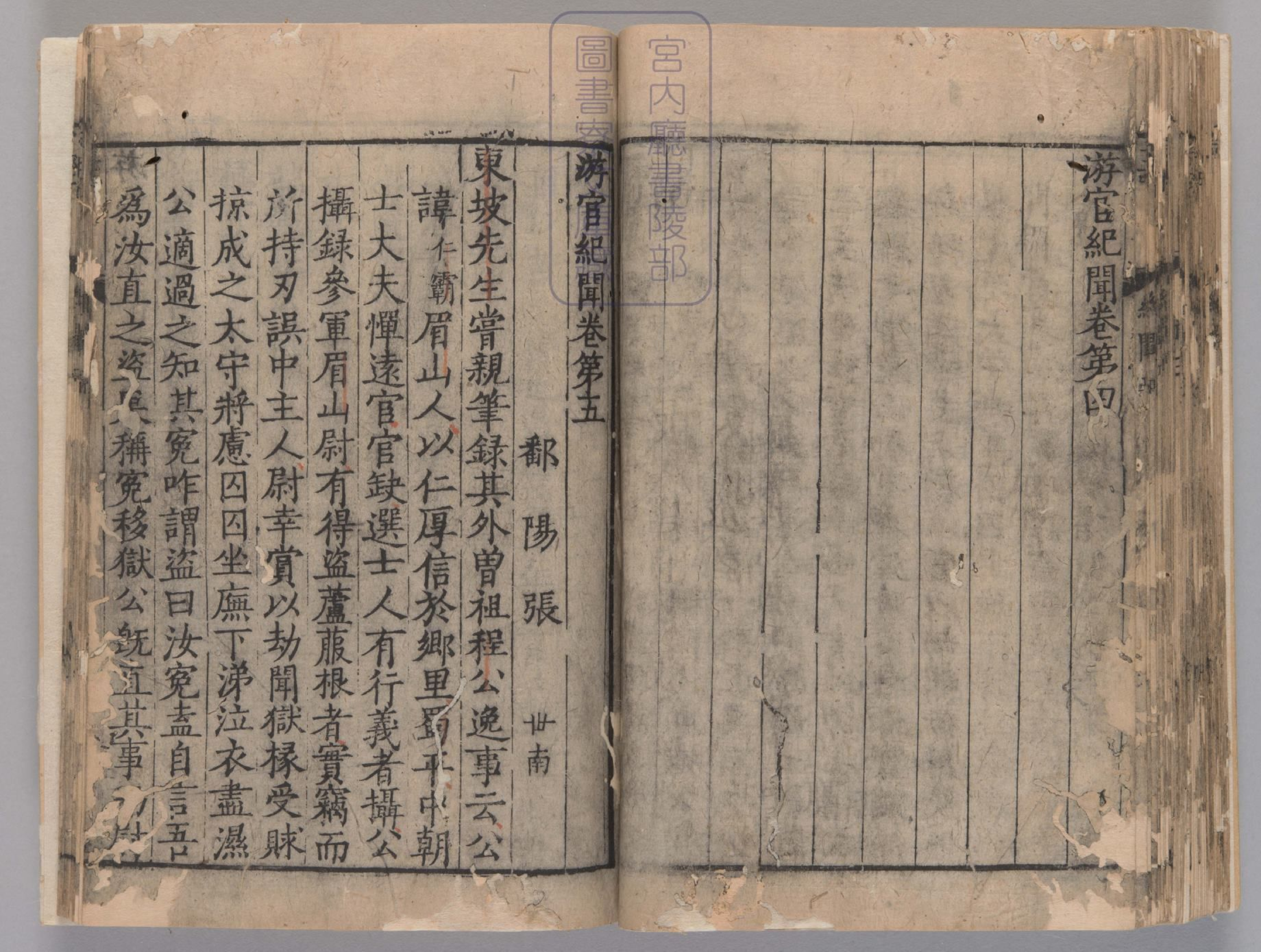
永福邑東三十五里曰三島村村東北山曰方
廣巖往昔荆榛蒙茸不可上給事黄公築室
讀書山下一日獵師逐獸歸能言其境給事
命僕剪荆斸險攀緣而上抵一石室下可蔽
千人鄉人從往即其地奉浮屠故水旱必於
此乎禱後數年水暴至漂一巨木長可丈餘
廣半之卧山下者累月風雨晦暝之夕往往
若有神光昇致室中士何有異人來請斵爲
賔頭盧尊者像像成不受直去莫知所之令
縣官禱雨必躬往迎致其應如響像眉毫脩
白骨氣龍鍾宛若生動每至邑中人士敬嘆
瞻禮喜其來而惜其去好事者至有命精工
模倣以易之雖毫髮無欠精神莫具不獨主
巖者能辨之[illegible]迨像後[illegible]來[illegible]

相屬室內遂搆三層閣又[illegible]片瓦雖疾風暴
雨不能犯也室距平地可五里許其間叅空
磴險山徑峭拔遊者有攀躋傴僂之難及最
上峯迴路轉倐忽風景不同巖洞飛鸞臺殿
縹渺使人神觀軒豁忘其罷憊周遭有十奇
如石門水簾瀑布石燈石鍾磬觀音影之類
皆自然天巧居最者有龍尾泉狀如石龍裂
巖而去尚餘不盡尾脩及尋丈望之作蜿蜒
勢尾鋒湧泉一滴冬夏不枯人敬其水以爲
佛供越室而右有羚羊洞云其中可容三四

十輩微徑僅可著足下臨無際人莫敢進獨
主巖者藏貯其中來往如猱亦野性便習然
也詹事王公十朋曾遊作十奇律詩五言六
十字見公集內士友吳信可亦有紀遊詩云
曾訪神仙巖洞來人言偉觀似天台藤蘿足
下猨猱嘯鍾鼓聲邊日月開燈續佛光凝紫
翠雲緜蜃氣作樓臺最憐貫石神龍尾猶帶
天東雨露回巖中乞靈多驗如前司農簿柯
公垓少時鄉試回嘗經從主巖者先夜夢尊
者命之曰可設榻煮茗來日當有廿九[illegible]

人來及期與公同遊者十餘人在行前
問稠中誰爲十九歳官人遂以夢告柯公是
歳鄉請次年登科果如其言已上六說皆友
人吳兄信可爲世南言信可諱錡永福人誠
敬而疏通博學而和粹月旦之評最所推重
世南方以得友爲喜納交不百日而遂隔今
古嗟乎信可踐履如此而遽止於斯亦可悲
也已追思紀録以備遺忘

借書一癡還書一癡或作嗤字此鄙俗無狀語
前輩謂借書還書皆以一缾禮部韻云缾盛
酒器也山谷以詩借書目於胡朝請末聯云
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鏁魚坡公和
陶詩云不持兩鴟酒肯借一車書吳王取伍
子胥屍盛以鴟夷革浮之水中應劭曰取馬
革爲鴟夷榼形范蠡号鴟夷子皮師古曰若
盛酒之鴟夷揚子雲酒箴鴟夷滑稽腹大如
壺師古云鴟夷韋囊以盛酒也蘇黄用鴟字
本此



游宦紀聞卷第四

游宦紀聞卷第五

鄱陽張世南

東坡先生嘗親筆録其外曾祖程公逸事云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官鈌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録參軍眉山尉有得盗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涕泣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寃咋謂盗曰汝寃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盗果稱寃移獄公旣直其事而尉

掾争不已復令移獄竟殺盜公坐[illegible]訟囚罷[illegible]不
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
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
召公暫對我扣頭争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
是以至今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檐而往暫對
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
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 軾幼時聞此言已
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
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
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
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
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
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
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
以遺程氏亦庶幾淵明之心也是歲九月二
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此段玉山
端殿汪公 應辰 刻先生手書于石筆法道美
極可愛

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
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搨是四者[illegible]…

其説今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illegible]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宛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搨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窻牖間映光摹之辯古器則有所謂欵識臘茶色朱砂斑眞青綠井口之類方為眞古其製作則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饕餮蛟螭虬龍麟鳳熊虎龜蛇鹿

馬象鸞夔犧蜼（余季切）鳧雙魚蟠虺如意圜絡盤雲百乳鸜耳貫耳偃耳直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穟草瑞草篆帶（若蚪結之勢）星帶（四旁飾以星象）輔乳（鍾名用以節樂者）碎乳（大乳三十六外復有小乳周之）立夔雙夔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鸜耳壺之類是也如有欵識則以欵識名如周叔液鼎齊侯鍾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大曰特中曰鏄小曰編）鼎尊罍彝舟（類洗而有耳）卣（音酉又音由中尊器也有攀蓋足類壺）瓶斚斗（有耳有流有足流即觜也）卮觶[illegible]

角(類彝而無柱)杯斝盞(其形方)簋(類鼎[illegible]而有蓋有[illegible]四足)豆卣[illegible]([illegible]偃
切無底甑也)錠(徒徑切又都定切)斝觚鬲(形製同鼎漢志謂空足曰鬲)
鍑(方宥切玉篇云似釜而[illegible]大其實類小甕而有[illegible])盉(户戈切又胡卧切成五味之器
也似鼎而有蓋有觜有執攣)壺(其類有四曰圓曰匾曰方曰溫)盦(於含切覆蓋也
似洗而腰大有足有提攣)瓿(類壺而矮蒲後切)鋪(類豆鋪陳薦獻之義)罍(類釜)
鑑(盛冰器上方如斗鏤底作風窻下設盤以盛之)匜(弋支切沃盥器)盤洗盆
鋗(呼玄切類洗玉篇云小盆也)杅磬錞鐸征(類鍾而矮)鐃戚鐓(
飾物柄者)奩鑑(即鏡)節鉞戈矛盾弩機表坐旂鈴刀
筆杖頭蹲龍(宮廟乘輿之飾或云欄楯間物)鳩車(見戲之具)提梁
龜蛇硯滴車輅托轅之屬此其大槩難於盡

備然知此者亦思過半矣所謂欵識乃分二
義欵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
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也臘茶
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之器流傳世間
歳月寖久其色微黄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
古器以極薄為眞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
薄者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
有數百年前句容所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
必竟黒而燥須自然古色方為眞古也
左太冲三都賦序云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

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辞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𠷣且夫玉巵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又云余旣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又蜀都賦則云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讀至此而切有疑焉世南游蜀道徧歷四路數十郡周旋凡二十餘年風俗方物靡不質究所謂龍目未嘗見之間有自南中攜到者蜀人皆以爲奇果此外如荔枝橄欖餘甘榕木蜀皆有之但無龍目樝實楊梅三者耳豈蜀昔有而今無耶抑左氏攷方志草木之未精耶

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官建康忽得癩疝之疾重墜大如柸有道人教以取葉珠（即薏苡仁也）用東方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煮爛入砂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即消沙隨先生晚年亦得此疾辛親授此方服之亦消然城郭人患不能得葉珠只於生藥鋪買薏苡仁

亦佳按本草薏苡仁上等上上之藥爲君主
養命多服不傷人欲輕身養命不老延年者
本上經味甘微寒無毒主拘攣不可屈伸除
風濕痺下氣除筋骨寒邪氣不仁利腸胃消
水腫令人能食久服輕身益氣其根下三蟲
生眞定平澤及田野八月採實採根無時今
在在有之眞良藥也蜀中巴蓬閬甚多士大
夫以此相饋遺雜之飲食間也
饒之城中有宗子善平病腎虛腰痛沙隨先生
以其尊人所傳宋詛叔方用杜仲酒浸透炙
乾擣羅爲末無灰酒調下趙如方製之二服
而愈
沙隨先生在泰興時有乳嫗因食冷肉心脾發
痛不可堪忍知縣錢仁老名壽之以藥與之
一服痛止再服即無它其藥以陳茱萸五六
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
三錢再煎熱服錢云
高宗嘗以賜近臣時有歸正官校尉添差縣
尉後歸軍中以是愈人疾甚多其妻弟王得
中又以其藥歸呂國亦多愈人疾眞奇方也

硯品中端石人皆貴重之載於譜記凡數家取
子各異或佳其有眼爲端或以無眼爲貴然
石之青脉者必有眼嫩則多眼堅則少眼石之
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有眼不特爲石之
驗也眼之品類不一曰鸜哥眼曰鸜鴿眼曰
了哥眼謂秦吉了也曰雀眼曰雞翁眼曰猫眼曰
菉豆眼各以形似名之翠綠爲上黄赤爲下
諺謂火黶爲佳然亦石之病乾道癸巳
高廟嘗書翰墨數説以賜曾覿其一云端璞
出下巖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潴水發墨呵
之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
下品則皆砂壤相雜不惟肌理既麄復燥而
色赤如後歷新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
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
有嫌況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
一段紫玉略無點綴巳上皆
聖語石之眼少而色正者方爲佳物
三山方言菱菇曰蘇傍水多植之雖嘗在水中
遇晚稻損蘇亦損有一種柑曰回青實大凌
冬不凋滿樹垂金至春復回青再黄始摘味

不甚佳花極香與抹利相頡頏永嘉之柑爲天下冠有一種名朱欒花比柑橘其香絶勝以箋香或降眞香作片錫爲小甑實花一重香骨一重常使花多於香竅甑之傍以泄汗液以器貯之畢則徹甑去花以液漬香明日再蒸凡三四易花暴乾置磁器中密封其香最佳朱欒乃好柑之祖栽接之法始取朱欒核洗淨下肥土中一年而長名曰柑淡其根簇簇然明年移而踈之又一年木始大盈握遇春則取柑之佳品或橘之美者接於木身則盡爲佳者矣朱欒乃枳也

三山茘子丹時最可觀四月味成曰火山實小而酸五月味成曰中冠最後曰常熟中冠品佳者不減莆中二十年來始能用掇樹法取品高枝壅以肥壤包以黄泥封護惟謹久則生根鋸截移種之不踰年而實自是愈繁衍矣日乾致遠者皆次品果中又有黄淡子金斗子菩提果羊桃皆他處所無黄淡大如小橘色褐味微酸而甜本草載於橘柚條豈橘中别有名黄淡者長樂志曰王壇子舊記又

六相傳生於王霸壇側
玉出藍田崑岡本草亦云好玉出藍田及南陽
徐善亭部界日南盧容水中外國于闐踈勒
諸處皆善今藍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玉國朝
禮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闐玉晉天福中平
居誨從使于闐爲判官作記紀其採玉處云
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山西流千三百里至
國界牛頭山分爲三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
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烏玉河在綠
玉河西七里源雖一玉隨地變故色不同每

歲五六月水暴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大
水退乃可取方言曰撈玉國主未採禁人至
河濱大觀中添創八寶從于闐國求大玉一
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下學士院召譯表
語而後荅詔其表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
見西方五五百國五百國條貫主師子黑汗王
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
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
甚是用心力只爲難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巳
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

當時傳以爲笑後果得之厚大踰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大抵今世所寶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臺山于闐國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黄如蒸栗黑如點漆紅如雞冠或如臙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者漿水又分九色上之上上之中上之下中之上中之中中之下下之上下之中下之下宣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見今内帑有金等子亦此法

三山溪中産小魚班紋赤黑相間里中兒豢之角勝負爲博戲昔鬬禽未見有鬬魚亦可觀也聞永嘉亦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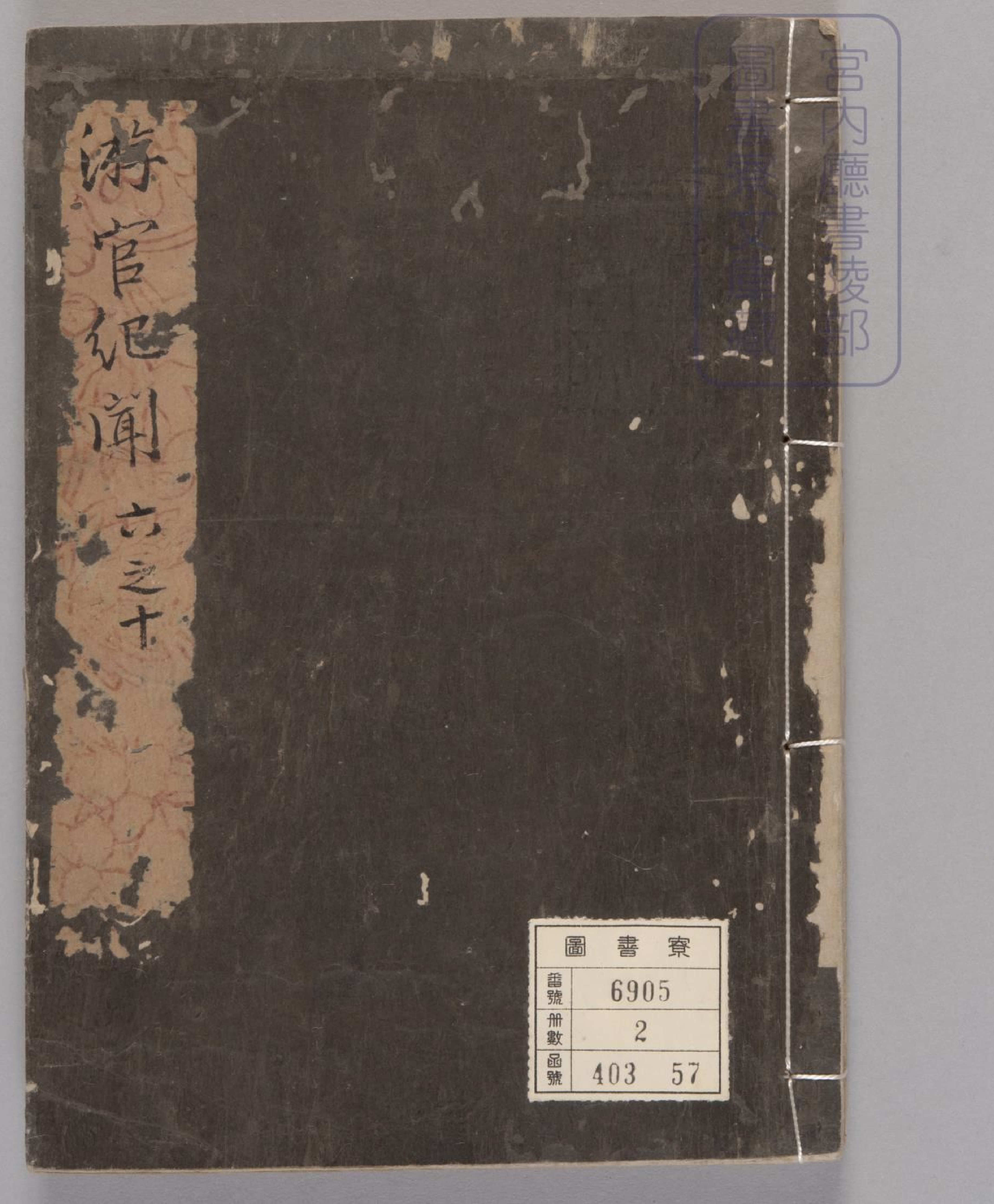
本朝宰相三入者四人趙韓王向文簡王冀公文潞公四入者止蔡京而已然其人不足算也

自甲至癸爲十幹自子至亥爲十二枝後人省文以幹爲干以枝爲支非也

改元始於漢文紀號刱於漢武後世遵用之我宋年號無過九年者惟天聖盡九年至十年十二月改明道熙寧亦盡十年紹興乃三十

二年淳熙亦十六年而後揖遜
高廟居德壽者二十六年
孝廟居重華六年
光廟居壽安宮七年
寧宗嘉定十七年

游宦紀聞卷第五


游宦紀聞 六之十

游宦紀聞卷第六

鄱陽張世南

世南有令原之戚以紹定戊子仲冬往懷玉修
伊蒲供山行百里始至其下捨輿策杖無非
崇山峻嶺又二十里有平地廣袤數百畝人
煙數十家田疇井井滿目桑麻問道傍之人
云歲熟可得米千斛其上復有峯巒圍繞一
目不能窮又五里始至寺尋攷記載乃唐大
曆中高僧志初經始乾符初元南嶽僧寳光
來居又四年賜名懷玉古志云天帝遺玉此

山山神藏焉[illegible]其地靈奥塏仙佛所居因以
是名由古至今兵戈不到疫癘不及僖宗於
乾寧之四年改賜定水禪院時有雙峯長老
師復自長安領徒千人止息鄧公場今德興縣是也
遺人致詞於寶光曰師復酷愛此山師具慈
悲若爲取捨光曰舍則不捨來則不止語意
深遠衆莫曉解於是雙峯選日入院光師携
杖下山別建禪剎即今興教院是也時禪月
大師混居會下身達性相文筆神敏愛其林
木瀟灑水石連雲建讀書堂修禪觀隱居山
中遺址猶存嘗夢遊他國於岩阿石室親見
大士覺而追想謂之應夢羅漢或云師則羅
怙羅化身每入定觀率意揮染皆其真容非
世間相本乃照水自狀本形既而絕筆故託
於夢感自正本之外別有臨模二本予登羅
漢閣取禪月親作本諦觀竟日其間有極破
碎縻爛者筆法高妙相貌古恠至道丙申五
月
太宗搜天下古書畫悉以進呈至二年正月
復付本寺兔[illegible]間有題其傍云西岳僧貫休

作皆篆文或古體或王顔或柳葉又一軸題
云大蜀國龍樓待詔明因辨果功德大師翔
鱗殿引駕内供奉經律論道門選練教授三
教玄逸大師守兩川僧録大師食邑三千户
賜紫大沙門貫休字德隱今人知禪月之號
則以爲高僧聞貫休之名則以爲能畫殊不
知當時所作神異如此非特能畫且於詩文
尤高有西岳集三十卷翰學吳融爲之序唐
相張格韋莊王鍇周庠皆有詩紀其事去寺
之左里許下梯徑又二里有亭曰輔龍乃先

兄之冰翁董諱熠字季輿所創季輿向爲瑞
安邑大夫有志斯世所著活民書壽國脉書
嘗經乙覽今浙漕有刋本作亭之意蓋爲四
方祈禱者憩息之所則輔龍之名良有以也
且捨田入寺爲輔龍不朽計又半里許始至
龍湫仰望瀑布作三級傾瀉於兩山之間飛
瓊濺雪洒漘澎湃浩浩然聲若奔雷下臨石
壁屹立萬丈眞奇觀也時雲雨未收溪流初
漲嵐霧滃鬱山巔水涯千態萬狀得寓目者
移時不忍捨[illegible]世南旣登覽山川之奇秀且

得考覈其事之顚末故詳紀之以告來者
秦會之當軸時幾務之微瑣者皆欲預此招
權之常態然士夫投獻必躬自披閱間有去
取吾郡德興士人姚靳臨字公儀能篆書嘗秦
喜之令作二十家篆孝經上表以進時紹興
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許授以文資未降旨
間會之招飲姚喜忘其敬不覺振股以此惡
之尋得旨令充樞密院効士辨驗篆文而已
又有蜀士投啓干關其間一聯云乾坤二百
州未有託身之所水陸八千里來歸造命之

司秦尤稱道之遂得陞擢

董季興昔嘗謂世南言沙隨先生紹興丙午苦
淋血之疾兩年不愈明年七月二十四日筮
易遇渙之觀其辭曰渙奔其机悔亡俄夢知
大冶縣趙定叟相訪定叟名不疢疢久病也
言不久病也偶董閱本草因見白冬瓜治五
淋於是日食三大甌七日而愈前此百藥皆
無効董沙隨先生之婿也先生嘗書此事於
家廟之壁

今之遠宦及遠服賈者皆曰天涯海角蓋俗談

也頃在成都嘗聞有天涯地角石暇時訪古及閱圖志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脚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及坐其上又有天牙石在大東門對昭覺寺高六七尺有廟今在市人湯家園地角石舊有廟在羅城内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爲守城者所壊今不復存矣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蓋南轅窮途也

栁子厚息壤記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壤甓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秦甘茂盟息壤乃在秦地非此也龍興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江陵城内有法濟院今俗稱爲地角寺乃昔息壤祠圖經引溟洪録云江陵南門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馬狀平之則一夕如故前古相傳不知其始牛馬踐之或立死唐元和中裴宙牧荊州掘之深六尺得石城與江陵城同制中徑六尺八寸棄徙於墻壁間是年霖雨不止江潦暴漲從道士[illegible]陽獻之謀復埋之祭以酒脯

而水止厥後久亢旱徧禱無應即詣地角寺欲發掘必得霹靂之雨遂爲故事詳見皇祐辛卯刑侍王子融息壤記二郡大率相類而秦地之息壤則未詳也

沙隨先生寓居鄱陽一日買得米元暉小端硯後刻銘曰惟端有溪孕石惟夥兹乃下岩舉無有此色奪芝英温堅玉理以貽安中是亦成美後書紹興已未蓋元暉親書以遺建昌守喻安中者後又得張無垢遺樊茂實研後刻詩曰端溪石硯天下奇紫光夜半吐虹霓不隨凡石追時好直與日月爭光輝韜藏久矣不亂用惟恐翰墨汚染之樊子文章有餘地汪汪萬頃誰能窺贈君此硯無輕弃經史妙處其發揮飛流濺沫徧天下要使咳唾皆珠璣無垢居士作子喻子書蓋小篆玉泉先生學張有篆無垢從沈元用學汪端明從無垢學凡十有二年三公相繼魁多士建炎二年李順之作魁玉泉亦登高第世南嘗見沙隨先生親筆紀載卒章云此奇物也子孫世傳不知樊公家何以不寳守此物以三先生

盛名此物乃沙隨程氏世傳之寶三硯今亦
流落不知所在良可嘆惜
沙隨先生嘗云頃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拄項
下吹曲其聲清暢而不近口竟不曉所以然
此說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趙
憲伯鳳自曲江携一道人歸三衢亦喉間有
竅能吹簫凡飲食則以物窒之不然水自孔
中溢出每作口中語則塞喉間作喉間語則
以手掩口先兄之所目覩但不知沙隨先生
昔所見者是此人否

先伯諱(上大下正)字汝弼登淳熙丁未第初隆興乙
酉請鄉舉時主司命題云平康正直疆弗友
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己而春
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四克始克有
濟自以爲經旨中別無四克矣淳熙丁酉再
試題云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敎逸欲有邦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場中遇程三畏字
景宣厲聲云汝弼可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
今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薦景宣爲解首嘉定
辛酉鄉人王佐𨓏萃以免舉赴省忽一日告

從姪慶辰云昨宵夢趙宰拉赴鹿鳴與公隣
坐已而杳然後三舉庚午慶辰預薦時新舉
只六人宰招已第者十人同宴起莘預焉果
與慶辰隣坐宰亦天族師傭信知得失莫非
前定云

張約齋種花法云春分和氣盡接不得夏至陽
氣盛種不得立春正月中旬宜接櫻桃木樨
徘徊黃薔薇正月下旬宜接桃梅李杏半丈
紅蠟梅梨棗栗柿楊柳紫薇二月上旬可接
紫笑綿橙匾橘已上種接並於十二月間沃
以糞壤兩次至春時花朵自然結實立秋後
可接金林擒川海棠黃海棠寒毬轉身紅祝
家棠梨葉海棠南海棠以上接種法並要接
時將頭與木身皮對皮骨對骨用麻皮緊纏
上用箬葉寬覆之如萌茁稍長即撤去箬葉
無有不成也

沙隨先生嘗蓄一歙硯後有蔡忠惠題詩曰玉
質純蒼理緻精鋒鋩都盡墨無聲相如間道
還持去肯要秦人十二城後以送汪書季路
又汪書寓三衢以五千得一硯後刻東坡銘

曰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外見蒼壁與居士同
出入更寒暑就燥濕今何者獨先逝同參寥
老空寂二硯皆佳物也
鄱陽自雍熙乙酉梁顥榜至紹定己丑登科者
五百七十餘人其間三世聯登者唯三家龍
溪先生汪藻汪槃汪轂張宗諤張琮張械鮑
煜鮑安世鮑升之汪氏之登科者七世張氏
今亦六世然非正嫡相續也鮑氏安國安行
安世兄弟三科連中故程文昌伯禹贈之詩
有七年三破桃花浪之句其餘父子兄弟俱
中科第者甚多不勝紀載
毋南家嘗藏高麗國使人狀數幅乃宣和六年
九月其國遣使金紫光祿大夫撿校司空尚
樞密院事上柱國李資德副使太中大夫尚
書禮部侍郎柱國賜紫金魚袋金富轍至
本朝謝恩進奉各有四六倣中國體李之詞
云跂予望之適江干之弭節亦既犯高廟[illegible]諱止
幸堂上之披風況飛五朵之雲特覩千金之
幣禮當拜受心則愧惶金之詞云穆如清風
幸被餘光之照酌彼行潦可形將意之勤幸

被寬裕而有容敢以菲微而廢禮所塵名品别具染濡私覿之物則幞頭紗三枚白成鈒花銀盤一面十二兩 紫大紋羅一疋生大紋羅二疋白甆大綾一疋生花綾二疋白細苧布三疋大紙八十幅黃毛筆二十管松煙墨三十挺松扇三合摺疊扇二隻螺鈿硯匣一副螺鈿筆匣一副尅絲藥袋一枚克絲篦子袋一枚繡繫腰一條茯苓二斤白朮二斤白銅器五事而已是年有請于上願得能書者至國中於是得　旨以徐兢爲國信所禮物官

游宦紀聞卷第七

鄱陽　張　世南

沅芷黎溪硯紫者類端石而無眼有金束腰帽子紋間有潤者其初甚發墨久而復滑或磨以細石乃仍如新有色綠而花紋如水波者有色黑而金星者有生自然銅於石中琢以爲北斗三台之類者有生白線當中而爲琴樣者其類不一慶元間單路分煒字丙文始創爲硯以遺故舊今遂盛行終在端歙之下單雖西班乃中原故家居黔陽好古博雅所

蓄奇玩甚富仍精於別辨平生倖入盡費於此學小王書筆法尤妙始習補之梅而自成一家吾鄉姜堯章學書於单姜帖今亦少有世南嘗藏姜一帖正與单論劉次莊輩十數家釋帖非是又云悟帖中只張芝秋涼帖鍾繇宣示帖皇象文武帖王廙小字二表皆在右軍之上其說尤新有絳帖評二十卷恨未之見也

嘉定甲申夏有持潁濱先生帖十數幅求售蹤跡所自知非贋物明甚有黃樓賦一篇讀之其間前則項籍劉戊一句中觀瀾文作劉備潁濱集作劉季觀瀾文注云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邦及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陳登孔融曉諭之先主遂領徐州劉戊乃楚元王交之子也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劉賈爲荆王交爲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交薨戊嗣稍淫暴遂應吳王反起兵會吳與周亞夫戰絕吳粮道士飢吳王走戊自殺彭城即徐州先生之意蓋以

此也不知當來作劉備劉季而後來易以戊耶或傳寫訛謬而意其爲備爲季耶要當以先生手書爲定也

己丑秋孟訪一親舊出示古物數種皆所未見一刀長可七八寸微彎背之中有細齒如鋸末有環予退而考諸傳記乃知其爲削考工記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此所以微彎也鄭氏謂之書刀以滅青削槧如仲尼作春秋筆削是也蕭曹皆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用簡牒皆以刀筆自隨鄭氏又謂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如此是刀與削分爲二物也鄭氏曰刀刀劒之屬削今之書刀孔安國曰赤刀赤刃削少儀曰刀卻授拊鄭氏曰頴環也拊把也釋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本不環者削也予所謂有齒如鋸者正釋名所謂若鋒刺之利者但其本有環又不可名之以削古人製作精微必有所本更俟請教於博洽君子云

包遜字敏道象山先生之上足也寶慶丁亥爲
世南言頃在臨安謁魏舍人了翁蒙子進因
出雲萍録令書包有六子皆從心其間名協
者舍人指曰此非從心乃是從十有館客李
丈留心字學數十年矣待爲扣之少選李至
遂及此云其義有二從十乃衆人之和是謂
協和萬邦之協從心乃此心之和是謂三后
協心之協世南嘗以語士大夫間有云恐出
臆斷後閲集韻果如前所云是知作字偏旁
不可毫髮之差李丈名肩吾眉人學問甚富

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讎
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卧而吐涎魚聚
而嗜之土人見則没而取焉又一說大洋海
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爍
則成片爲風飄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扣
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歛腦麝氣雖
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
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
堅鮫人採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
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

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煙耳和香而用眞龍涎焚之則翠煙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煙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没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没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濤浪飄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味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後化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曲江鄧灝以爲就三說較之後說頗是諸家之論不同未知孰當以愚見第一說稍近

天地萬物莫逃乎數知數之理莫出乎易知易之妙惟康節先生其學無傳觀皇極經世書槩可見矣此外有所謂太乙數能知運祚災祥刀兵水火陰晴風雨又能以之出戰守城傍門小法亦可知人命貴賤渡江後有北客同州免解進士王湜潛心此書作太乙肘後

備檢三卷爲陰陽三道維圖一百四十有肆
上自帝堯以來至紹興六年丙辰凡三千四
百九十二年皆隨六十甲子表以分野如通
鑑編年前代興亡歷歷可攷然自古及今應
者雖多不應者亦或有之景祐間命司天楊
維德修五福太乙占書攷驗行度亦爲精詳
其間云自石晉天福四年己亥歲入東北遼
東分至國朝雍熙元年甲申歲入東南吳分
至天聖七年己巳歲入西南蜀分後人繼加
攷筭至熙寧七年甲寅歲入中宮洛陽分至
宣和元年己亥歲入西北西河分至隆興二
年甲申歲入東北遼東分至嘉定二年己巳
歲入東南吳分向後至甲寅年入西南秦分
上來五福太乙所臨之分自合太平至治今
推而上之後周宣帝元年己亥歲至唐高祖
武德六年癸未歲五福太乙在西南凡四十
五年中更隋唐禪代之變正在本宮分野又
自唐宣宗大中三年己巳歲至昭宗景福二
年癸丑歲五福太乙在中宮凡四十五年中
更僖宗廣明黃巢之變中國之禍甚慘旣曰

五福所臨何爲不可如此本朝與國九年有方士楚芝蘭言五福令照吳分　上命建太乙宫於京城外之蘇村命芝蘭爲春官正又命宰臣張齊賢醮享之然其所以不應者亦有説王湜跋肘後備撿立論甚通其説云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之數七赧王衰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卑弱得陽九之數九煬帝滅亡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内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亂離百六之數三此皆所應者也舜禹至治萬世所師得百六之數七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雍己之際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丁武乙之際得陽九之數六不降享國五十九年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之際得百六之數十明帝章帝繼光武而臻泰定得百六之數十五正觀二十三年近世所謂太平得百六之數二此皆所不應者也福應集云唐武德七

年甲申五福太乙入中宮洛陽之分繼有正觀之治遂以此爲福應然宣懿僖昭之際再入中宮而正觀之治何不復舉又云唐昭宗天祐四年丁夘四神太乙入六宮雍州之分而昭宗禪位於梁遂以此爲禍應然開元十六年亦入六宮乃太平極治與正觀比以至夏桀放於南巢商紂亡於牧野王莽篡漢祿山亂唐陽九百六之數皆不逢之此其故何也余嘗深究其所以然昔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舉賢而尚功周公以之爲強臣之漸

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親親而尚恩太公以之爲浸弱之基是以聖人推三代損益而百世可知大抵天下之事因緣積襲固有繫於人事未必盡由天理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拘然執此以爲不可改易乃術士之蔽非儒者之通論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豈可蔽於天而不知人乎古之善爲政者尚以知變爲賢況冥冥之中奉行天地號令或主吉或主凶皆本於天地之一氣安有固而不知變者以堯舜

禹爲君臣文武周公爲父子雖遇陽九百六之數越理而降以禍必不其然自此而下其他不能詳知者皆可以類推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太乙不過十神十精四計之類彼其周流於天地間始而有終終則復始古旣不異於今今亦不異於古然上古至治終不可復又中間盛衰興廢亦不可循前而取豈非人事之不齊故應之者亦不一耶術固有之太乙考治亂君之善惡臨有道之國則昌臨無道之國則亡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哉已上皆王説蓋太乙數中專攷陽九百六之數以四百五十六年爲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爲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爲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爲陰數之窮大抵歲運值之終有厄會洪文敏公五筆中載陽九百六之説與此不同本朝康定庚辰慶曆辛巳間西羌方熾天下騷動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參政宋綬侍讀林瑀皆以徐復薦復至仁宗訪以世務復曰今年氣運類唐德宗居

奉天時　上驚曰何至爾耶復曰德宗性忌刻其德與凶會　陛下恭儉仁恕屈巳容物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德宗異運雖凶無能爲也此說正與王湜之論合故并紀之

游宦紀聞卷第七

游宦紀聞卷第八

鄱陽　張　世南

黃公銖字子厚富沙浦城人與朱文公爲交友長於詩劉潛夫宰建陽刻其穀城集於縣齋黃之母筆力甚高世南嘗見黃親錄詞藁今載于此云先妣冲虛居士少聰明穎異絕人於書史無所不讀一過輒成誦年三十先君捐弃即抱貞節以自終平生作爲文章詩辭甚富晚遭回祿爨爇無餘此詞數篇皆膾炙在人者因訪求得之適予與景紹主簿兄有

好且屢見索敬書以歸紹興三年中春二十
有四日黃銖識具紹則大參鄭公昭先也其
一滴滴金云月光飛入林前屋風策策度庭
竹夜半江城擊柝[illegible]動寒梢棲宿等閑老去
年華促秪有江梅伴幽獨夢繞夷門舊家山
恨鷩回難續其二序云力修實學賢表宴胡
明仲侍郎遣歌姬來乞詞作醉蓬萊令歌之
看鷗翻波濺蘋末風輕水軒消暑雲疊奇峯
破桐陰停午列岫連環溜泉鳴玉對幅巾芒
屨況有清時風流故人劇談揮麈才冠一時

論高兩漢書扇豪蹤吐鳳辭語疊錦歸來慶
長年老母且盡綠尊莫懷歸輿聽扇歌高舉
會見登庸泥封詔下促朝天去其三菩薩蠻
闌干六曲天園碧松風亭下梅初白臘盡見
春回寒梢花又開曲瓊閑不卷沈燎看星轉
凝竚小裴回雲間征鴈來其四序云葛氏姪
女子告歸作少年遊送之雨晴雲斂煙花澹
蕩遙山凝碧驅車問征路賞春風南陌正雨
後梨花幽艷白悔怱怱過了寒食歸家漸春
暮探酴醾消息其五序云天溫老友歸餘陽

人來閑書因以爲[illegible]秋寂寞秋風夜雨[illegible]離
索傷離索老懷無奈淚珠零落故人一去無
期約尺書忽寄西飛鶴故人何在水村山郭
其六醉思仙晚霞紅看山迷暮靄煙暗孤松
動翩翩風袂輕若驚鴻心似鑑鬢如雲弄清
影月明中謾悲涼歲冉冉蕣華潛改衰容前
事銷凝久十年光景忽忽念雲軒一夢回首
春空綵鳳遠玉簫寒夜悄悄恨無窮歎黄塵
久埋玉斷腸揮淚東風

朱文公晚年居考亭便於野服有客位榜云榮
陽呂公甞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
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
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
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未敢遽援此例便以
老大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詘伸俯仰皆
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
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
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
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苦
而已切望深察恕其[illegible]又且使窮鄉下[illegible]得

以復見 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若此
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攣縮轉動
艱難迎候不時拳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
慢并冀有以容之爲大幸也
世南從三山故家見朱文公一帖云講明正學
其道必本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
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
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其
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
可至於聖人之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
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
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
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世南於紀聞首端嘗論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之說以求教於白鹿胡堂長泳胡云周天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左旋日月五星
右轉此古今厯家之說皆然也天左旋之說
信然矣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有
零日者陽之精而行遲月者陰之精而行反
速大抵陽徤而陰順陽剛而陰柔徤而剛者

運行當速[illegible]而柔者運行當遲今不特[illegible]之
月之行乃過於日[illegible]有二倍其理不通從來
無人推見其所以然近時晦庵朱文公解毛
詩正月篇亦用舊說惟於楚詞天問篇發其
端而不詳其實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一晝夜
以日之明晦爲節日之行三百六十五日四
分日之一則比天之旋少一周逐日所不及
天之運以二十八宿計之分爲度數蓋二十
八宿乃經星附天而行凝然不動可從而紀
其度數亦猶量地之里云至某州某郡若干
里州郡有定所人莫不知姑借之以爲限節
也高麗國有九執曆正如此竊意曆家以數
之少者易算日月天左旋數之不及者少取
其易算故假日月右轉也朞三百六旬有六
日其原起於此其實朞三百六旬有五日又
四分日之一堯典特舉成數而言耳以之均
爲十二月則多六日無所歸故又每歲作五
六小盡取其贏而湊足多之數是以五年必
有兩閏以足每歲三百六旬有六日之成數
也雖是除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百六旬有四[illegible]日

只有二十四氣[illegible]後根[illegible]皆三百六十六[illegible]
日也胡學於文公有多見前輩論議皆有所
本故復紀於此
雲林先生黄長睿云饅頭當用糭字見束皙餅
賦與元關表諸郡食肆所貨薑鼓用僵字最
爲有理
子於薊磵高九萬處見蘇紹叟手書憶劉改之
模魚兒一闋云望關河試窮遥眼新愁似絲
千縷劉郎豪氣今何在應是九疑三楚堪恨
處便捹得一生寂寞長羈旅無人寄語但弔
麥傷桃邊松倚竹空憶舊詩句文章事到底
將身自誤功名難料遲暮鶉衣簞食年年瘦
受侮世間兒女君信否盡縣薄高門歳晚誰
青顧何如引去任槎上張騫山中李廣商略
儘風度又賦雨中花一闋云予往時憶劉改
之作模魚兒頗爲朋友間所喜然改之尚未
之見也數日前忽聞改之去
悵惘殆不勝言因憶改之每聚首愛歌雨中
花悲壯激烈令人鼓舞輒倚此聲以寓予思
凡未忘吾改之者[illegible]爲[illegible]知之十載尊前放

歌起舞人間消[illegible]流[illegible]易君凌厲羽翮高
秋世事幾如人意儒冠還負身謀歎天生李
廣才氣無雙不得封侯揄關萬里一去飄然
片雲甚處[illegible]州應悵望家人父子重見無由
隴水寂寥傳恨淚淮山宛轉供愁這回休也
燕鴻南北長隔英游紹叟有冷然詩集十卷
行於世
三山之俗立春前一日出土牛於鼓門之前若
晴明自晡後達旦傾城出觀巨室或乘轎旋
繞相傳云看牛則一歲利市三日遊賢沙四
日遊天寧六日烏石山之神光寺西湖之水
晶宮逮暮始散此皆圖志所不載也
洪文敏公容齋隨筆論人君壽考自三代而後
惟梁武帝八十三以侯景之禍幽辱告終至
光堯太上皇帝之福壽眞可於天人中求之
國朝大臣如樞相張昇宮保趙槩皆八十六
陳文惠八十二杜祁公八十一富鄭公八十
文潞公獨九十二張文定公八十五范蜀公
曾宣靖蘇文定皆餘八十渡江後惟史越王
八十三周益公[illegible]十[illegible]

朱文公移簡輔漢卿云得過呂父書以致政大
夫見呼此甚眞實而又雅馴可爲報同社諸
人今後請依此例也
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遊南嶽至祝融
峯下按嶽山圖禹碑在岣嶁山詢樵者謂采
樵其上見石壁有數十字何意其必此碑俾
之導前過隱眞殿復渡一二小澗攀蘿捫葛
至碑所爲苔蘚封剝讀之得古篆五十餘外
癸酉二字俱難識韓昌黎所謂科斗拳身薤
葉披鸞飄鳳泊拏蛟螭而其形模果爲奇特
字高闊約五寸許取隨行市買曆碎而模之
字每摹二雖墨濃淡不勻體畫却不甚模糊
歸旅舍方揍成本何過長沙以一獻曹十連
彥約并柳子厚所作及書盤洲和尚第二碑
以一揭座右自爲寶玩曹喜甚牒衡山令搜
訪柳碑本在上封寺僧法圓申以去冬雪多
凍裂禹碑自昔人罕見之反疑何取之他處
以誑曹何遂刻之岳麓書院後巨石但令解
柳碑來匣之郡庠而已
紹定癸巳七夕後一日亭蜀董若金忽語予云

適有自弋陽來者言縣境桃花步漁人入水
見一物長八尺博四尺有五寸約四百餘斤
兩頭如燕尾腰有眼其二圓其二如半月非
鐵非石圖形以示云漁人舁至縣市火復舁
至桃花又火遷于神祠始息衆莫識予應曰
此不難別其制絕類岳陽樓下鐵枷必縣傍
溪中古有龍祟時得道之士如許旌陽者鑄
爲此物以鎮塞妖蛟蜃穴歲月深久水所潰
故不類鐵致災者徙岸也異時當復置水岳
陽沙上數枚人以爲厭勝鐵枷或以爲湖賊

王幺斫石或云昔人拒敵鏁鐵江具圖經皆疑
其非或有傳會者曰晉太康元年大舉伐吳
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吳人於江
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以爲必此物今
觀弋陽所出可名之鏁江之具乎以此驗彼
厭勝之物明矣

德興邑廨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
行商之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相見面門
無官府身即彊健麻麥徧地猪羊滿圈不知
金貴惟聞粟賤夏新絹秋新米飯安穩眠

睡直千直萬我臣我[illegible]我桑我梓只乘一百里

不知千里我飢有粮我渴有水百里之官得

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著縣門寃者

有理上官不嗔民即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辛

苦生我父母養我明府苗稼萋萋葛東葛西

父母之鄉天子馬蹄沙隨先生跋云右二詩

不知何人作上饒公端殿汪先生過豫章之

進賢手書于旅舍後三十年門人程迥授邑

于茲旣受代始於郡中得之而眞蹟不復存

矣友人高季安會丞是邑季安先生姻戚也

因託刻于石先生下世七年矣噫迥跋此詩

始刻於進賢再刻於德興丙子巨浸出於泥

滓中石斷字漫邑宰潘傳重刻之世南余其

言近而意切懼其碑之復淪故紀於此

雪峯爲刹與徑薺諸山相甲乙懿宗咸通十一

年僧義存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眞覺禪

師傳道德山五祖寺有木毬相傳謂常受眞

覺役使呼僕招客毬皆自往來嘉泰間寺災

毬忽衮入池中得不壞山周遭百里間皆蠢

音豁 竹笋味極甘美等[illegible]有三月至五六月[illegible]猶

饕餮亦覺所[illegible]

官紀聞卷第八

游宦紀聞卷第九

鄱陽張世南

世南近於三山郡齋獲觀龍眠所作奉節圖後題云景文老兄持節守大名從迓吏以訪別念非仁者不能以言爲贈贈之以佛衣綾而不受贈之以紋縠而不受戲作奉節圖以見分首之拳拳然朝廷委寄之重雅歌長嘯無復愧於古人矣元祐坤成節日龍眠山中人李公麟書景文即劉季孫也平之子東坡嘗薦之後知隰州下殁有詩寄坡云四海共知

霜鬢滿重陽前書藥化無死之日家無一錢
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其家藏王子敬
黃柑三百顆帖坡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
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坡一日語景文
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以何爲對劉云可對
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爲絕倒
王金陵字說之作率多牽合固不免坡公之譏
建炎間莆中鄭樵字漁仲作六書略謂象形
諧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從六者而生總計
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其間惟諧聲類最多
計二萬一千八百一十約以簡易而盡得作
字之義矣自說文以字畫左旁爲類而玉篇
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戔有淺小
之義故水之可涉者爲淺疾而有所不足者
爲殘貨而不足貴重者爲賤木而輕薄者爲
棧青字有精明之義故日之無障蔽者爲晴
水之無溷濁者爲清目之能明見者爲睛米
之去麄皮者爲精凡此皆可類求聊述兩端
以見其凡
字學不講多[illegible]遂致書畫差誤莫[illegible]

火德王都于洛陽惡水不能滅火遂改洛爲雒故今惟經書作洛而傳記皆作雒矣秦始皇嫌辠（韻略在上聲）字以辠改爲罪自出己意謂非之多則有辠也今經書皆以罪易辠獨禮記爾雅猶有可考無字乃子雲奇字古文天屈西北爲无今易中无皆從无它書則雜之矣世字因唐太宗諱世民故今牒葉弃皆去世而從云漏泄緤紲又去世而從曳世之與云形相近與曳聲相近若皆從云則泄爲沄矣故又從云而變爲曳也民則易而從氏昏愍泯之類至今猶或從氏也以至如晉諱昭改昭穆之昭爲韶音秦諱政而改正月之正爲征音至今從之此何理耶

字聲有清濁非強爲差別夫輕清爲陽陽主生物形用未著故字音常輕重濁爲陰陰主成物形用既著故字音必重如衣施諸身爲衣冠加諸首爲冠衣與冠讀作平聲者其音重已定之物屬乎陰也讀作去聲者其音輕未定之物屬乎陽也物所藏曰藏人所處曰處藏平聲[illegible]上聲[illegible]處其作去聲者皆[illegible]

類也
胡堂長伯量記庚常卿涵星研云寶慶丙戌秋
八月渝州度史君 正 奉詔入京過金陵出其
所藏坡僊涵星硯而廬山胡泳記之曰研端
石以石眼在池得名形方以今尺度之可廣
四寸其長倍蓰高寸有半上廣下殺其陰容
掌不啻面出玉斗爲池斗之半徼爲窪坎如
半月用以限墨星在池者十有三下皆乘以
雲氣大者四其二近半月其二倚南壁而一
獨差大而高外徼綠中黄瞳如針眼而紺碧
衆星此爲獨勝小者九二倚東壁二倚西壁
如參商然五者中立一高二次而三低如聚
東井然汲泉滿池粲粲相輝半月止墨玄雲
黮黵而下古人制作之精如此星在陰者二
上列四字曰癸巳端巖下三字曰子容記子
容蘇丞相頌意其初得也東壁之外有墨書
子瞻二字下有三字惟泓字髣髴二不可辨
西壁外子功二字史君云硯陰七字本亦未
嘗刊以借觀者衆懼把玩之多遂成泯沒故
孚文刊之硯皮牛有以涵星硯贈范總卿

講風月石研賦子以中書共二首詩中模刻
與此硯實合以年譜致之當在元祐八年癸
酉硯後歸李才元家其孫家於成都之成都
縣史君以百五十緡贖得之外周以二縣匣
蓋陰各有朱字紀歲月及土人姓名外者乙
亥洋州造大方誌内者辛未杭州後洋沈上
牢坡仙元祐巳巳以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
郎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旨則
内匣爲坡仙在杭作無疑距作詩爲先三年
耳范李後爲婣家故硯歸李云

許樞密嵩松老甞記黃祕書辯博之說云昔長睿
父博學好古頗得三代之遺器其鼎文有上
下畫一而中重三者長睿父識之曰此爭古
也蓋著飲食有訟之戒然則八十一首與周
易準其巳久矣以世南之見其器必後漢時
物蓋八十一首作於子雲何緣三代時巳有
爭首又云初予與長睿父見古太玄於中祕
書長睿父手録藏之明年予復求之則本巳
亡長睿父以其所録借予而卒予既作傳藏
長睿父旹[illegible]是麦[illegible]見其子弟歸之會狄難起

城陷而書所傳太玄經與凡論次周易春秋論
語法言以先附便舟適免故古太玄今獨予
有逮渡江留建業一夕兵變火作鬱攸被予
舍望矛戟決藩籬遯去自悼死生未測而書
知亡矣然亂定使人視之則居以反風不焚
諸物席卷無遺而書獨存是歲建炎初元也
未幾被　召行在以書屬家人而行家入九
江復遇寇而予舟焚儀具攜書盡亡獨太玄
等以家人奉之力又免去歲客分寧邑人得
予書刻之未卒而豫章陷負書奔瀏陽值亂

兵入盡弃其裝以書夜度大光保平江月餘
狄陷岳陽遊騎至平江復以書還分寧刻書
乃成尚念世紛之未艾也故屬長老清公藏
諸黄龍經藏因念經之幾絶而僅存艱虞若
此使學者知斯文之不墜蓋有天助而哀予
顛沛流離萬里保有之難也而共振顯之天
人之際精感神昭則必有和同無間而福禄
不量者矣宋建炎四年秋洞霄隱吏許翰記
古太玄今不復見惜哉

龍圖馬公遵字仲塗吾郡之樂平人至和間爲

諫官御史言時政多聽用國史有傳今其家藏蔡忠惠帖用金花牋十六幅每幅四字玩其波畫令人起敬眞奇物也世南嘗屢得觀之云梅三馬五蔡大皇祐壬辰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于普照院仲塗和墨聖俞按紙君謨揮翰過南都試呈杜公歐陽九評之當處在何等馬五諾我精婢潤筆皆是奇事凡六十四字今前一紙四字不存南軒先生嘗跋云蔡端明此書大得顏平原浯溪磨崖刻筆意世人但知其端嚴有法度而不察其操縱運用妙處何異趙括讀兵書乎前輩評端明正書爲本朝第一蓋不誣也

世南嘗從親戚馬建家見洪文敏公內簡一幅與族伯提刑云正月十九日晚間宣召從容聖語云近日郡守辭見並詣議事堂 太子封劄子來但思之甚有未盡處蓋全不見語話如何得識其賢否朕於選引郡守自有見處幾於不傳之妙遂笑云所謂父不能以傳之子也邁奏每見批出別與差遣人者無不合[illegible]公論[illegible]云如張垓者觀其人材儘做得

一州只緣[illegible]者也入軍有諸司却恐它費入不故攺與九江遷奏張垓是臣鄉人故參知政事橐之子其人誠如　聖訓自得攺命極感　聖恩至於　王音説其爲人雖鄉里與之久處者不過知之如是而　陛下一見即盡其平生可謂至當　上笑而頷首觀此足知簡記不忘故詳以報此段乃
孝宗皇帝天語拜手敬觀益足以窺聰明冠倫妙處也

階州産石品第不一白者明潔初琢時可愛久則受垢色暗今　朝廷取爲冊寶等用有黃青黑綠數色取之不窮而性軟易攻故價亦廉巴州嘉定府皆産玉石曰巴璞嘉璞堅而難琢與玉質無異故價數倍於碏石其溫潤略與玉等敘州宣化縣亦有玉石曰宣化璞溪源出黎推大渡河其品最高有胭脂標爪蔓標琢爲器物白若凝脂非精監者不能辨峽州之上百里間有黃牛神祠祠中多玉石皆往來賈客或牽江人得於沙磧間者以獻有一石質黑紋白隱然龍形作蜿蜒狀

[illegible][illegible]悉備其[illegible]有如孔雀尾者是爲石[illegible]之
異忠州樂磧市出玉石舟至岸人競持來求
售有指甲紋亦有磨見白質者雖光瑩可觀
然皆碔砆也是數郡所產皆予所經歷故亦
稍能識別
橄欖閩蜀俱有之閩中丁香一品極小雋永其
味勝於蜀產　家君嘗手植核於小園伺其
萌芽再歲而樹壯長霜覆以屋又三歲高二
丈許始實初如菉豆凡兩月漸大有墮地者
視之木患子也皮可洗衣功不讓皂角核則

人以爲念珠者嗚呼地土風氣之能移物性
如是耶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
汶則死地氣使然無足多怪
後山贈二蘇公詩末云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
已解中尚彊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
學腸任子淵注云按圖經本草曰合歡夜合
也一名合昏章宙獨行方胸中甲錯是爲肺
癰黃昏湯治之取夜合皮掌大一枚水煑服
之其說最爲牽合無義沙隨先生云晚年因
閱本草王孫味甘平無毒主五藏邪氣吳名

白[illegible]草芙名[illegible]孫一名長孫一名黃孫一名
黃昏生海西川谷蓋指當時癖學爲五臟邪
氣耳取義精深如此
莊子云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蓋謂天機所動何可易邪夔止一足蛇雖無
足行疾於蚿蛇行雖疾於蚿豈如風之蓬然
起於北海入於南海之疾風雖疾而勝矣豈
若目視所到爲最疾目視雖疾又不若心之
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廣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之意晦翁先生答或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
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
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
又曰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
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
旦至暮只管展轉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
說通透極妙如莊子是從譬喻上說來且卒
草不說心字故令人卒看難曉也
南溪柴先生中行字與之吾鄉前輩也以國學
上舍登紹熙庚戌甲科事
寧[illegible]爲秘書監[illegible]任臨川推官戊午秋大比

漕司前期坂牓色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字

公得文移即具申云自幼習易讀程伊川之

書以收科第於新制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

以爲僞不願考校漕難其報後有譏之者內

臺欲加論列何公澹在諫省曰其人所守不

變可罪之乎

游宦紀聞卷第九

游宦紀聞卷第十

鄱陽張世南

黃祕書長睿父之子詔紀其尊人建炎庚戌在

平江圍城中失去楊凝式書一冊并其先人

手書揚傳以無別本念念不忘是歲四月復

寓饒之德興太寧資福寺偶錄遺文遂見之

喜甚予偶得其本恐終失墜今紀其年譜家

譜傳贊於此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

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唐天祐四年丁卯

是年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諫其父唐相涉宜

辭押賓使步懼事泄凝式自此遂陽狂將年
三十五代史補言時年方弱冠誤也晉天福
四年已亥三月有洛陽風景四絶句詩年六
十七據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蓋自丁卯至
已亥實三十年則自全忠之篡凝式即居洛
矣眞蹟今在西都唐故大聖善寺勝果院東
壁字畫尚完亦有石刻書側有畫像亦當時
畫又廣愛寺西律院有壁題云後歲六十九
亦當是此年所題此書凡兩壁行草大小甚
多眞蹟今存但多漫暗故無石刻天福六年

辛丑是年六月有天宮寺題名稱太子賓客
時年六十九眞跡今在此寺東序題維摩詰
後又吏部郎榮輯家有石刻一帖無年但云
太子賓客楊凝式暮春奉板輿至白眞原等
語其末云清和之月復至當是此年前後也
天福七年壬寅是年有與定智大師詩二首
時年七十眞跡在文潞公家刻石在從事郎
蘇大寧家晉開運元年甲辰是年歲在甲辰
四月十五日有看花詩八韻時年七十二題
於洛陽一僧舍書牓上後云維晉九載今刻

石在湖州岳殿中侍御史劉燾家開運二年乙巳是年五月於天官寺題壁論維摩經等語八月再題太子少保時年七十三眞跡今在此寺東序并辛丑題同刻石開運四年丁未是年二月前七月有寄惠才大師左郎中詩三首稱會同丁未歲會同即契丹入晉改元之號也時年七十五稱太子少傅眞蹟在文潞公家刻石在蘇太寧家周廣順三年癸丑是年於長壽寺華嚴東壁題名時年八十一後又題院似禪心靜等二詩稱太子少師亦應是此年眞蹟今爲人移去石刻亦不存人或得舊本耳又有與其從子侍御者家問二帖後題廣順癸丑歲孟夏月眞跡在洛陽士人家又有判官契五十餘字在洛陽故職方郎李氏家者刻之無年但稱七月十六日太子少師楊草名亦應是廣順中也又家譜云唐脩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結次子繼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間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鈞出居馮翊至藏器徙潯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遺直生四子名皆從人曰發假

收嚴以四時爲義故發之諸子名皆從木但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臣傳乃以收爲涉之祖嚴之父非也楊凝式字景度隋越公素之後唐相涉之子也天資警悟工草隸善屬文昭宗時第進士爲度支巡官再遷祕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去從西都張全義辟爲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裔器其才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立拜中書舍人長興中歷右散騎常侍工禮戶三侍郎後以疾免改祕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復以疾歸洛晉天福中遷太子賓客尋除禮部尚書致仕開運中宰相桑維翰表起爲太子少保分司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周廣順中再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顯德初改左僕射太子太保元年冬薨於洛陽年八十二（舊史云年八十五誤也） 贈太子太傅初凝式父祖世顯於唐至涉相哀帝時方

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泣
語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將
及且累汝朱全忠篡唐予當送傳國寶凝式
諫曰尊爲宰相而國至此不爲無過乃更持
天子印綬與人雖保富貴如千載史筆何時
全忠恐唐室舊臣不利於己往往陰訪群情
疑貳之間及禍者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
式言大驚曰汝赤吾族矣凝式恐事泄因佯
狂而涉以謙持終免於禍凝式雖仕歷五代
以心疾閒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迹遒放

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
洛多遨遊佛道祠遇山水勝槩輙留連賞詠
有垣牆圭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
會率寶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巳人或
稱楊虛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
所題後或真或草或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
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佯狂之迹甚著
卜第於尹居之側遇入府前輿後馬猶以爲
遲乃杖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常迫冬家人未
挾纊會有故人過洛贈以綿五十兩絹百端

凝式悉留之修行尼舍俾造幢以旌崇德普
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飢而凝式不屑
屑也留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米遺之凝式
笑謂家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見賙也每旦起
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游廣愛寺僕曰不
若西游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游廣愛僕又
以石壁爲請凝式乃曰姑游石壁聞者撫掌
凝式詩什亦多雜以恢諧少從張全義辟故
作詩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
曾爲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
堆灰佗類若此石晉時張從恩尹洛凝式自
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凝式先以詩寄
從恩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
從恩弗恠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及至洛後以
詩贈從恩云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
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清麗可喜也
尹洛者皆當時王公凝式或傲然不以爲禮
尹亦以其耆俊狂直不之責也凝式本名家
旣不遇時而唐梁之際以節義自立襟量宏
廓竟免五季之禍以壽考終洛陽諸佛宮書

跡至多　本朝興國中三川大寺刹率多額
把翰墨所至無幾今有數壁存焉士大夫家
亦有愛其書帖者皆藏去以爲清玩世以凝
式行書頗類顏魯公故謂之顏楊云賛曰唐
季不綱朱晃乘時盜國一時公卿大夫迫於
凶威魚伏鼠遁能全節者無幾故六臣奉璽
紱駿奔畀之惟恐居後而凝式乃能諫父以
千載史筆爲恥因茲陽狂弗與世綱優游卒
歳言足以厲俗智足以全生正諫似直吏隱
如愚豈特寗武子東方朔之流乎世徒知陽
狂可笑而不知其所以狂徒知墨妙可傳而
不言其挺挺風烈如此諫涉之事新舊史皆
弗書復不爲立傳可勝歎哉余因彙次筆跡
遂爲之傳使百代之下知凝式者不特以工
書與陽狂而已

歐公小草世不多見沙隨先生家有所藏石刻
東坡跋云文忠小草秋聲賦歸鴈亭詩當爲
希世珍藏而思仲乃得之老人家箱篋間以
直籍緘縢者荆山之人以玉抵鵲非虛言也
沙隨跋其後云張湯逢君之惡賊殺不辜獨

以推賢揚善有後於漢文忠公推賢揚善之
功一時元老鉅公多出其門非湯所敢望其
萬一而無湯之罪今其後止有選人三數輩
景德監鎮俁得替半年未得去又選人之困
者也天之報施有時而爽可爲慨嘆又云堯
舜一傳已不振吾於文忠何恨雖然令聞廣
譽常若衮繡筆力千鈞常若壯夫豈與曹蜍
輩富貴官達者同日語哉

世南仕閩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坡公一帖云

某頓首秋暑不審起居佳否某與兒子八月

二十九日離廉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
初約留書歐陽晦夫處忽聞秦少遊凶問留
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今
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遊過
容留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
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臥至八月十二日
啓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賙管其喪仍遣人
報范承務范先去已至梧州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
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其他莫知其詳也
然其死則的矣哀哉痛乎可復何言當今文

人第一流豈可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耳不過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尚熱惟萬萬自重無聊中奉啓不謹某再拜元老長官足下九月六日元老不審爲誰當考觀此足見坡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爲可敬嘆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

谷簾三疊廬阜勝處惟三疊於紹熙辛亥歲始爲世人所見宣和初有徐上老弃官修淨業名動 天聰被旨祝髮住圓通號青谷止禪師當時已觀此泉圖于勝果寺之壁蓋未出之先緇黃輩已見特祕而不發耳從來未有以淪茗者紹定癸巳湯制幹仲能主白鹿教席始品題以爲不讓谷簾常有詩寄二泉於張宗瑞曰九疊峯頭一道泉分明來處與雲連幾人競賞飛流勝今日方知至味全鴻漸但甞唐代水涪翁不到紹熙年從茲康谷宜居二試問眞嵓老詠仙 張賡之曰寒碧朋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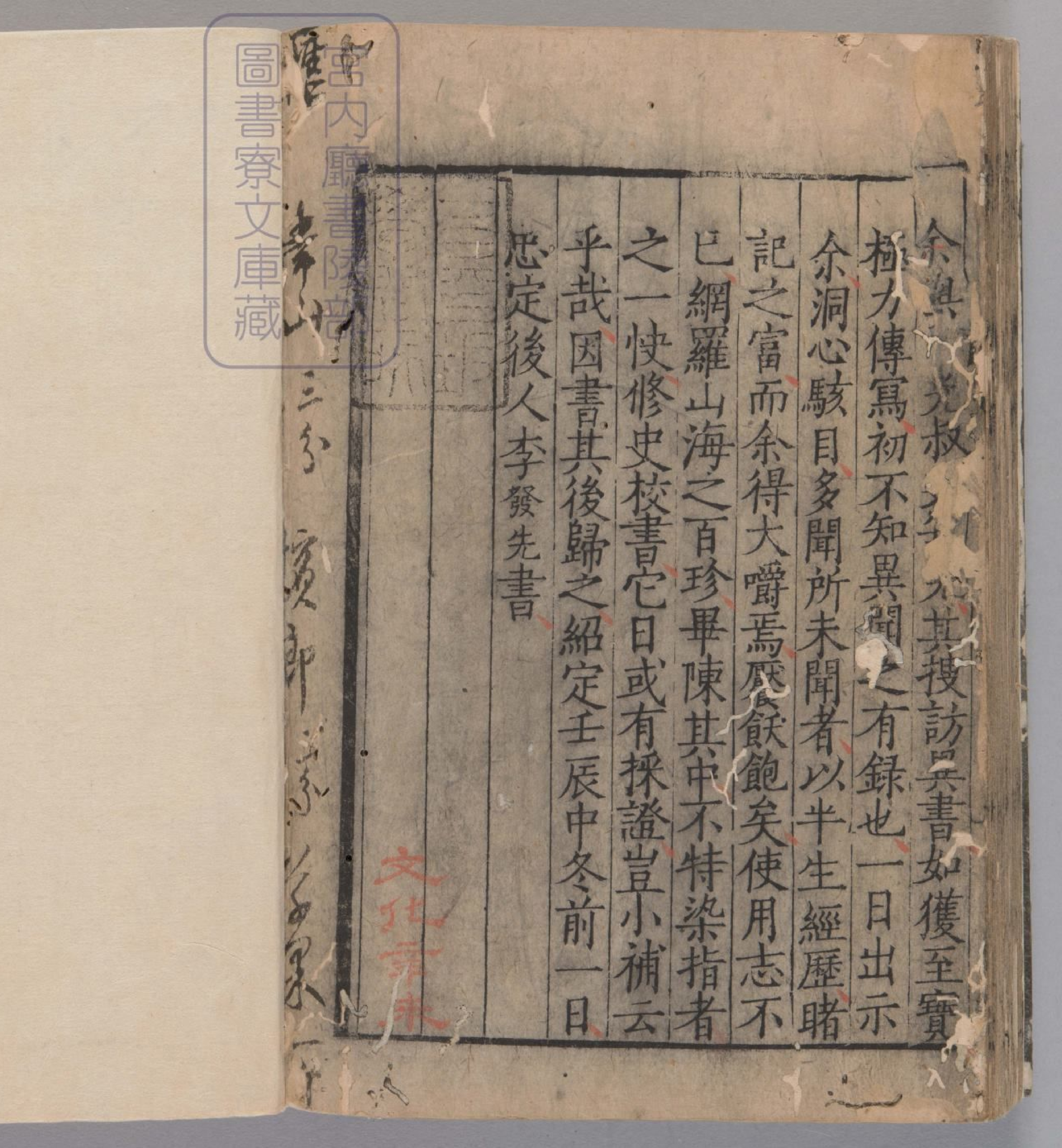
勝酒泉松聲送雪憶留連詩於水品進三疊
名泉谷簾眞兩全盡壁煙霞醒昨夢茶經日
月著新年山靈似語湯夫子恨殺屏風李謫
仙九疊屏風之下舊有太白書堂及有詩云
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之句楊子江心水
號中泠泉在金山寺傍郭璞墓下最當波流
險處汲取甚艱士大夫慕名求以瀹茗操舟
者多淪溺寺僧苦之於水陸堂中穴井以紿
遊者往歲連州太守張思順監江口鎮日嘗
取二水較之味之甘冽水之輕重萬萬不侔

乾道初中泠別涌一小峯今高數丈每歲如
長鸛棲其上峯下水益湍泉之不可汲更信
昔時矣玉波泉在丹陽縣練湖上觀音寺中
本一小井舊傳水潔如玉思順以淳熙十三
年沿檄經由專往訪索僧蹙頞而言此泉變
爲昏黑已數十年矣初疑其紿乃親往驗視
果如墨汁嗟愴不足因賦詩題壁曰觀音寺
裏泉經品今日唯存玉乳名定是年來無陸
子甘香收入柳枝瓶明年攝邑六月出迎客
復至寺再汲泉又變白置器中若雲行水影

中雖不極清而味絶勝詰其故蓋紹興初宗室攢祖母柩於井左泉遂壞改遷不旬日泉如故異哉事物之廢興雖莫不有時亦由所遭於人如何耳宗瑞思順之子也

游宦紀聞卷第十

博物洽聞儒者事也非足跡所經歷耳目所睹記則疑以傳疑猶未敢自信況取信於人乎太史遷少時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沅湘涉汶泗訪齊魯之舊蹟過梁楚之故地然後採摭異聞參訂往事而大放於史筆間至今史官宗信　鄱陽張光叔文獻故家也講學家庭藏書日富蚤從　雲臺史君游宦入蜀見聞已不少矣及涉江湖逹浙閩視昔所獲夥甚懼其遺忘而隨筆之噫有志哉



余與[illegible]光叔[illegible][illegible]其搜訪異書如獲至寶
極力傳寫初不知異聞之有録也一日出示
余洞心駭目多聞所未聞者以半生經歷睹
記之富而余得大嚼焉饜飫飽矣使用志不
已網羅山海之百珍畢陳其中不特染指者
之一快修史校書它日或有採證豈小補云
乎哉因書其後歸之紹定壬辰中冬前一日
忠定後人李發先書